

青萍劍

白羽著

長篇技擊小說



青
白
萍
羽
劍
作

三益書店印行

長篇武俠小說

青萍劍目次

白羽作

-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安樂窩劫牢囚縱…………… | 一 |
| 第二章 | 七雄覆巢…………… | 一三 |
| 第三章 | 林邊驚豔…………… | 三一 |
| 第四章 | 萍水留情…………… | 四二 |
| 第五章 | 新歡舊好兩難忘…………… | 六七 |

長篇 青洋劍

白羽作

第一章 安樂窩劫牢囚縱

龍天照掀髯笑道：「小弟也有此意，只是小弟想，劫獄必須一舉成功，否則權賢任登時性命休矣，所以小弟不敢冒然提議。」又道：「凡事未慮勝，先慮敗，若要劫牢，勢必惹出大事來，我們的退一步的辦法，不可不先籌劃一下。」衆人颯然道：「這一節可真得好好算計一下。」龍天照道：「萬一我們走投無路，小弟的紫金嶺，地方雖狹小，幾位若去，尚可下榻納賢。」李豹道：「別說閑話了，那能慮的那麼遠？咱們趕緊商量立刻下手的辦法吧。」三人又計議了一夜，商定先邀幫手，後劫牢反獄，由龍許李三人分頭請人相助，並給崔澤的姨父陶元偉送信。

此時二霍已經回來，衆人不敢住在鏢局，溜到二霍家，懇由二霍出名尋房，在安樂窩覓定下處，預備暗暗招待來賓。李豹等五人計議多時，先寫出幾個附近人物的名單，計有江西火道人，玉獅子李景明大概還沒去遠，可以派人追回。五個人暫時潛藏在二霍家，繼續往下寫名單。忽聽店家來說：「門外有人來找李爺。」衆人問是誰，李豹哼了一聲說：「不是仇人又尋上門嗎？」許夢松忙問店家：「來人姓什麼？」店家道：「姓盧。」李豹道：「咦，這是誰呢？莫不是地理鬼盧宏嗎，若是他可就好了。站起身來，跑出去看，許夢松不放心，也隨着出去。剛到庭院，李豹已經同着一個人進來，果然是地理鬼盧宏。

盧宏這人年約中旬，拳術平常，脚力精強，只是生得二目微小，穿一身江湖衣服，來到屋中。李豹給

不認識的各位引見了，讓盧宏坐下道：「老盧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正想約人，想不起人來，你來替我們想幾個人吧！」盧宏道：「黑牛哥還是這麼半瘋似的，說得我胡裏糊塗。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爲甚麼要邀人？」

許夢松忙把事情誇一遍，盧宏道：「噯呀，這事可不好辦，崔賢侄真是年少不識事！」緊皺雙眉，想了一會道：「何不請七雄弟兄？」衆人忙問七雄住在何處？地理鬼盧宏把七雄的住址說了，李豹讚道：「真不愧地理鬼。七雄弟兄我找他多日，連消息也沒打聽着，想不到老盧你都知道了。」地理鬼盧宏笑道：「黑牛哥，別改我了，我也是新訪出來的。」許夢松道：「要是有了七雄七人，加上我們五人，再加上火道人，李景明一共十四人。我想這十四個，足當三十個人用，也差不多了。只是怎麼去請七雄呢？」又道：「不過我聽說七雄隱居已久，請他怕有點費事吧？」

衆人計議了一陣，俱想：由他們幾個人去請，七雄決計不肯出山。只有一招，若假借崔豪二番出頭的名義，來約請七雄，河朔七雄必肯再出。把他們七雄約出來，去搭救崔豪之子，他們七個人看在崔豪的面，也不好意思不管了。李豹道：「我們簡直就說崔賢侄入獄就完了，他們聽說崔賢侄入獄，還不肯出來嗎？」地理鬼盧宏搖頭道：「不，你這麼一說，他准給你介紹別的能人去，他們本人準不肯出山。你想他們隱居已將十年，豈肯輕易出頭？如果他給你轉請別人，你是應不應？」李豹點頭道：「倒是有理。」

龍天照道：「此外也得給崔澤的家裏送個信去，這不應該瞞着。在這里還要有一個親信探監人，給崔賢侄送飯，天天去看他，傳遞消息，這是很要緊的。不過我們幾個人全不能露面，最好是託個婦女，假裝眷屬，準能省許多氣力。李豹道：「何不雇一個花姑娘幫忙？」龍天照道：「使不得，公門中人很有高眼的，看出了破綻了不得，況且她們的嘴不穩，又胆小，這事怎能令他們這種人知道呢？」

李豹道：「這可難了，那裏去找這麼一個婦人呢？我想這衙內裏，有沒有的，也沒甚麼緊要吧。」龍

天照道：「李大弟，要仔細想想，沒人常去探監，暗中考察崔賢任的刑傷，到時他也許一步走不了，豈不麻煩？況且腿上的鉄鏈，若不先弄折，到臨時再設法，豈不費事了。李大弟還不明白嗎？」李豹點頭道：「大哥想的對，只是這個人太不好找，你我弟兄俱是粗人，滿身的江湖氣，常去探監，沒的反招人注意。我們這裡又沒有和官衙內的人認識，這可怎麼辦呢？」言下皺眉。龍天照不肯打掉他的勇氣，忙安慰他說：「李大弟，先別灰心，我不過是這樣一說罷了，其實我們雖不能露面，也可以託另外的人，去看崔賢任的傷，等他養得差不多了，我們再動手。」

李豹點頭，許夢松却凝目深思，想到了陶元偉，陶秋玲父女，真可以邀來，扮做探監的眷屬。默想著，遂咳了一聲道：「我們先商量請人吧。」

衆人議論了一回，由李豹設計去請七雄弟兄，許夢松決計去請陶氏父女；龍天照也自出去，四路邀人。這里便由霍氏弟兄在安樂窩找定一所房子，作他們聚會之所。商定劫崔澤出來之後，乘船順流東下。旬日之後，許夢松果然到蓬營東，而見陶元偉，訴說崔澤拒捕下獄之事，同時深表歉意。

陶元偉聞言大駭，陶秋玲聽見未婚夫犯了盜案官司，哭泣著立刻要入豫救塔。陶元偉欲待攔阻，秋玲姑娘竟要拔劍自戕。陶元偉無可奈何，竟偕愛女，隨同許夢松，由館陶火速登程，西行入豫。過了兩天，龍天照也請了李景明來，這時大家都等候著七雄弟兄。過了幾天，河朔七雄也被騙邀到安樂窩來了。

當下，李豹把真相對七雄說明，賀孟雄聽了道：「豹兄弟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當初你只要說崔賢任入了獄，我兄弟還能不來嗎？」李豹嘻嘻笑著打恭作揖道：「大哥原諒小弟這一次吧，實在怨我。」趙梓材道：「黑牛有你的，賺我們這一下，咱們騎驢看書本，走著瞧，小心著趙四將軍的。」賀孟雄想，事已至此，不能抽手，說道：「四弟別亂。咱們先商量商量怎樣動手。」陶元偉道：「賀兄何必著急，先歇息兩天

再說。」李豹道：「陶大哥，你真把我們幾個，看成嬌小姐了，這兩步道，還用得着歇息，快商量正事吧。」賀孟雄微笑道：「李大弟別着忙，什麼事子細商量商量好。」

衆人商量了半夜，方才安眠；次日又籌畫了半日，決定大舉劫獄。又候了幾天，邱李剛，楊氏弟兄，韓凌霄等八人，也陸續趕到。李豹道：「賀大哥，人可來齊了，咱們動手吧。」江西火道人笑道：「豹兄弟，你也得讓人喘一口氣呀，況且他們四位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。」李豹點頭，賀孟雄向邱楊韓四人說了原故，邱楊四人先是發楞，隨即點頭答應了，並沒有什麼說的，只笑向李豹道：「黑牛，你真行，會誑我們弟兄這一下，真就是你的就是了。」李豹笑着道歉，地理鬼虛宏，和龍天照，齊向四人抱拳道：「這都是小弟我的主意，我應當告罪。」說罷深深一揖，邱李剛忙道：「龍大哥這是怎的，小弟不過是和李兄弟開玩笑罷了，這事大哥請想，我兄弟能退後嗎？何況又是崔大哥令郎的事呢。」火道人道：「算了算了，趕緊商量正事吧。」

賀孟雄這才和四人說出夜裏商量劫獄的法子，第一步先派人看看崔澤的刑傷如何。這已經由陶秋玲，和外面的一个老婆子，充作崔澤的妹妹，每天假作送飯，暗中傳達消息。又用銀錢買通禁子，不再讓崔澤受苦，並想法偷送一把鋼鏢給崔澤。只是他們想得雖好，崔澤却不合刺傷了捕盜的兩個官人。禁子們縱然受賄，無奈刃傷官役，罪狀是大的，犯禁的東西更不能送進。並且他們又顧慮到崔澤是個初出茅廬的少年，恐怕反露出形跡來，因此把開鎖的傢伙也不再送與崔澤，只秘教陶秋玲查看他的傷痕罷了。第二步幾個武功精強的人劫獄，這由龍天照，陶元偉，陶秋玲，許夢松，李豹，江西火道人，賀孟雄，霍玉八人担任。李景明，霍真放火；邱李剛，楊漢青，趙梓材在外巡風。接應兩人，季二，魯桐在城根接應，城外預備點隻，馬匹。他們也預備了放火之物，和越獄之具，如繩梯飛爪，開鎖器械，和幾床厚棉被。白天他們

紛紛出動，踩好了路線，預定怎樣進，怎麼出，何處聚會，何處接頭，事事都要分工合作。各人辦完各人的事，要彼此交換消息。

商量已定，先由陶秋玲透信給崔澤，讓他在朔日夜裏驚醒些，崔澤點頭會意。陶秋玲和崔澤原是未婚夫婦，現在被迫無奈，裝做兄妹；兩人含情脈脈，低言悄語。可惜旁有牢率監視，兩人深情愛意，含蘊未伸；陶秋玲到底把崔澤輕輕抱了幾句，崔澤反倒欣然竊喜，當日也就別過了。

及至到了約定這一天，三更時分，星月無光。這十六個人紛紛出動。紅頭子霍真、玉獅子李明，先去府衙內放火。二人乘黑跳入府牆，到後堂廚房內，先放起一把大火來，緊跟着大喊：「廚房走水了，牛火了。」放的火比尋常走水的火勢要大得多，一霎時火光沖天。府衙內官人、值夜的紛紛驚動，齊奔廚房，尋水救火；一時人聲噪雜，辭成一片。霍李二人早抽身跳出牆外，會合巡風的人去了。

這大獄和府衙是建在一處，劫獄的人當由陶秋玲引路，用飛抓百練繩，攀入獄牆，用棉被搭在獄牆上。陶氏父女在暗中守住獄門，看住出路，專管衆人劫牢時，給他們引道，帶他們出險，和尋找繩梯，並與牆外巡風的人呼應。

那龍天照，火道人，搶先開路，其餘各人躡足蛇行，蹙踪踵進。走到獄牆角，龍天照先不前行，側耳傾聽，只聽衙中人聲噪雜，救火聲，喊人聲，和風火聲混成一片，獄中人也有驚醒的。李豹見龍天照站立暗處，偷聽良久不動，便用手推龍天照，意思讓他趕緊走。龍天照抓住李豹的手搖了搖，意思讓他等一等。李豹納悶，忽然有巡邏聲響，龍天照忙向火道人耳旁低聲道：「道爺，點住他。」

火道人會意，低應了一聲；衆人伏在牆邊不動。那兩個更夫，一個手提花槍，槍上挑着燈籠，一個肋挾單刀，慌慌張張走過來。一個說：「真是走水了，咱們得過去查看查看。」一個說：「是府衙火起，沒

有咱的事，不用咱們管。」說話時已離衆人不遠，龍天照一推火道人，二人一齊縱身，如電光石火，撲到更夫身後。火道人右手一點啞穴，左手便接更鑼；龍天照右手點歌麻穴，左手接槍挑的燈籠。然後龍天照提匕首，架在更夫脖子上，低聲喝道：「不許動，地字二十四號在那裏？」更夫一看，好幾個人全都面蒙黑布，鋼刀在手，早已吓壞。戰戰兢兢的說，前面跨院第四門就是。李豹早過來，把二人綑上，口中塞上東西，搶奔二十四號。剛到牢獄大門前，陶秋玲忙從暗中跳出來，引領衆人敲開牢門，用手輕叩獄窗。

崔澤早已驚起，低聲問：「是誰？」陶秋玲忙道：「崔哥是我！」陶元偉也趕來叫道：「低聲，崔老任嗎？」崔澤道：「是小任。」正要動手，旁邊房內突有人喊道：「誰說話；不好，哥兒們有人炸獄！」一霎時搶出來好幾個人，龍天照，火道人，賀孟雄，三人併肩站立，擋住出入口。那李豹崔玉早已使摺鐵刀，砍開獄門，斬斷鐵鎖；陶氏父女立即奮門而入，把崔澤尋着。李豹忙用帶來的器械，給打去刑具，順便遞給崔澤一把單刀，低問道：「走得動嗎？」崔澤遲疑道：「許行。」李豹立刻喊道：「得手了，闖啊。」

這時，龍天照，賀孟雄，火道人，一聞此言，各揮兵刃，喊一聲：「走啊。」陶秋玲父女把崔澤夾在中間，李雀在後，各掄兵刃，闖了出來，許夢松揮刀開路，尤其勇猛。當時守獄吏卒，連聲急呼：「有人炸獄了！」一面各掄鋼刀，鐵尺前來抵擋，各處公差聞聲趕來增援。但因地處門前，守獄官人和炸獄的混殺一處，一時竟不得上前，雖有弓弩，又不敢放，恐傷自己人。當時劫獄羣雄見來人衆多，恐有閃失，往外急闖。這幾個人，宛如拚命猛虎一般，那些公差在黑夜中怎擋得住？早被李景明，許夢松，賀孟雄，邱季剛，合力殺開一條道，直奔塔邊。公差們挑燈火看得分明，方才救獄混戰時，自己人和賊人攪在一起，良莠難分；此時賊人在前，官人在後，正合心意，連喝放箭。紛紛弓手零落落放出七八隻箭來。那知獄

牆上，還伏着倆個人，只聽一聲低沉聲音喝道：「慢來，看彈。」叭叭叭，連珠彈如雨飛來，嚦嚦嚦先打滅了若干燈火，頓時眼前一片漆黑。賀孟雄搶上牆頭，據高臨下，展開連珠彈法，擋住救兵，公差們措手不及，頓時大亂。連珠彈依然如雨飛來，當時有十數人受傷，人們四散避彈。陶秋玲扶着崔澤，由李豹相幫，趁此上了牆頭，跳出牆外。

牆外早有人接應，李豹喊道：「走吧，諸位。」衆人早不待吩咐，藉着賀孟雄，韓凌霄兩把彈弓的掩護，紛紛援繩棍上了牆頭。楊金簡，楊金策弟兄，揮兵刃當先衝鋒開路，會合衆人，直奔城牆根跑去。

這時府衙。已經調來官兵，城門要路口，也有兵趕到。幸得劫獄羣雄手脚快，仗着天黑地理熟，衆人又武功精強，一面拒捕斷後，一面奪路衝鋒官兵來不及抵擋。崔澤由陶秋玲和幾個武功稍弱的人保護着，早甩開了敵兵，直跑到約定城根。

那裏魯桐季二早等得不耐煩了，見遠遠有人奔來，心中大喜，低哨一聲。來人果有回聲，急忙派一人上了城頭，將預備好的繩梯，繩兜，準備停當。魯桐見來人缺少賀孟雄邱季剛，火道人，陶元偉，霍玉等五人，忙問：「李叔父，他們老五位那去了？」李豹一面催他們爬城，一面說：「他們五位大概後面誘敵呢，你們快同着崔賢侄先出城上船，我在這裏等他們來。」不由分說，只留下趙梓材跟自己魯桐做伴，一聲聲催餘人快走魯桐崔澤還有些猶疑不放心，想多留下一兩個人，幫助李豹。李豹發急道：「你管我做什麼？有你趙四叔幫我足够了，還不快走？」龍天照也忙道：「老侄，打接應用不了多少人，我們趕快上船去等吧。」言下，同衆人擁着崔澤催著陶秋玲，逕抵河邊上船，把崔澤安置船內，讓他先歇息。許夢松幾個人，却自河岸至城廂的道路上，分別埋伏下，爲得是在這黑暗中，好領後面的人順岸上船，那李豹，趙梓材，魯桐三人在城牆上遙望府衙監牢火光黑煙陣陣墜空，夜靜聲清，聲隔得遠，一陣陣不斷聽得人聲嘩亂。

，又復往府衙四周一望，只見城牆與府衙濶大街小巷中有許多燈火，蜿蜒如龍。看路徑只奔城牆却不直走，東繞西奔，直兜圈子。李趙二人心中明白，知是賀陶等人尚在誘敵狂奔，便回頭對趙梓材道：「趙老四，在上頭活動着點，我去通知他們哥幾個一聲去。」趙梓材道：「在這裏通知不行嗎？」李豹道：「恐怕聽不見，反倒引官人追來更糟，我先下去，他們來到時你再招呼一聲。」趙梓材忙答應。

李豹在城牆上看好了位置，順繩梯下了城牆，施展夜行術，直迎着燈火跑去。估摹着離燈光還有多半里的樣子，伸手自兜中掏出銅筋，含在口中一次，吱嚕囉一聲胡哨，尖銳淒清，連續三聲，兩短一長，這是他們的暗號，表示業已得手。賀孟雄，陶元偉，霍玉，邱季剛，火道人等五人，正跑得不耐煩，一聞此聲，知道獄中人已經安然脫險。頭一個陶元偉，應聲伸手也掏出一隻銅筋，速吹三響。然後五人奔李豹的聲而去。李豹在前，筋聲對起，賀陶五人突入黑影中，也不出聲，只順着筋聲奔尋過去。

那後面追趕的官兵，拿火把燈籠，吶喊追來，毫不放鬆。此奔彼逐，眼看跑到城根。前邊城牆頭上，忽然站起一人，手摺嘴唇，吱吱的一聲長嘯。這人正是趙梓材，李豹大喜，回顧賀陶等五人，已經來到。趙梓材不暇細說，只對李豹道：「這裏有兩個繩梯，你們快上。」略一指點，李豹與火道人一騰身，縱起一丈多高，雙手一抓繩梯，霍玉跟踪上，賀陶緊隨在後。及至所有的人全都爬上城去，官兵剛剛追到城下。李豹狂笑一聲，同趙梓材收了繩梯，取一塊城磚，往下扔去，喝道：「去你們的吧，爺們失陪了。」

劫獄的人掃數下了城，走出不遠，只見前面黑地裏，人影一閃。李豹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黑影一躍而出，道：「李叔父嗎？我爹爹他們回來了嗎？」原來是陶秋玲姑娘，不放心他爹爹，故此翻回來迎接。雙方相會，陶秋玲姑娘一面打頭跑，一面招呼各處自己的人。衆人大喜，隨陶秋玲，會著許夢松等，一直跑到對岸，霍澤在船上已急得坐臥不寧。

大家上了船，急急查點人數，幸無傷損。李豹急命開船，一霎時，打槳的打槳，扯篷的扯篷，逆流而上，逃出虎口。

衆人在船上，不敢點火，各就星月之光，檢視自己身上的血跡。凡濺有血點的衣服，全脫下來，綑在一起，繫了重物，沉入河底。受傷的上藥，焦渴的喝水，餓的吃東西，一個個如釋重負。衆人這一夜奔波勞累，相驚受險，應該很乏，其實不然。人人精神煥發，各自爭說劫獄混戰的情形。過了一會，陶元偉這才命崔澤給衆人道謝，崔澤連連下拜。陶元偉剛要開口，許夢松在旁先道：「許某不才，受人之託，不能忠人之事。帶領崔賢任出外尋父，不想小弟不能把崔賢任的父親崔豪的踪跡，早日尋得，反將崔賢任幾乎送了命，若不是諸位冒性命危險，仗義相助，把崔賢任救出牢獄，許某如何回見崔大嫂之面？此恩此德，許某決不敢忘，我這裡謝謝諸位。」說罷長揖道謝，面有愧色。陶元偉連忙勸慰許夢松，又向家人道勞，陶秋玲站在父親旁邊也隨着崔澤行禮道謝。李豹，火道人，龍天照，二雀，離着陶崔最近，頭一個李豹跳起來攔道：「你們怎的這般客氣，陶大哥這樣一謝，太見外了。」龍天照也對崔澤道：「老任不要磕頭了。」河朔七雄諸人也慌忙站起，連說：「陶大哥，不要客氣，救崔澤賢任莫說是陶兄出名來請，就衝崔豪大哥的面子，我們弟兄七人也應出來相救。」

衆人又亂了一陣，李豹道：「衆人快請坐吧，看弄翻了船。」火道人道：「黑牛，你不說喪氣話行不行？誰不知道水裏淹不死你？李豹道：「牛鼻子老道，何必嘮叨討厭。」

當下船行了一夜，闖出了是非場。次日天明，二雀下船，辭別衆人，改裝變容，自回鏢局去了。餘人乘船繼續兼程前行，又走了一日，火道人，賀孟雄，邱季剛三人，先行改裝上岸，打聽洛陽情形。果然洛陽府大盜劫牢反獄的消息，已沸沸騰騰傳了開去，賀孟雄等急忙沁心打聽，其說紛紜不一，竟傳出幾種

說益。有的說，府中人誤捉武林俠士，被俠士的好友，糾衆劫獄；並插刀留柬，截去府僚頂髮一綖。府尊醒來大驚大喊，就在這時候，俠士乘機越獄。有的說，實是黃河大盜雁翎鏢周金壽，率家劫牢反獄，劫車救友。傳說紛歧，風聲很緊，現在正到處緝拿逃犯。

賀孟雄，火道人，邱季剛三人探罷謠傳，慌忙回船，告知衆人。陶元偉皺眉不語，賀孟雄，龍天照，都是久聞江湖的人，察言觀色，猜知陶元偉的心事。龍天照道：「陶兄可是爲了此事，怕崔大嫂和家中不安麼？」陶元偉點頭道：「小弟家中，或者尚不妨事，只恐崔賢任家中不免受到囉嗦。一賀孟雄道：「我看陶兄不妨將陶夫人，崔安人一同移到別處，暫躲風聲才好。陶兄如不嫌棄，小弟柳林屯地方，尚較寬綽，而且隱僻。……」

龍天照道：「若不嫌路遠，小弟所住紫金嶺，更爲安全，地處荒遠，雖天子又奈我何？」陶元偉略一沉吟道：「小弟前次聞耗時，已囑家眷移居暫避，只是怕家中人不放心，東問西問，倒許惹出麻煩來。」李景明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小弟可以前往尊府送信，教他們囉嗦一些，只是大爺須寫一封親筆書信才好。」陶元偉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只是有勞老弟了。」季二也站起來道：「小人也跟李爺一同去。」陶元偉更喜，忙稱謝道：「真是求之不得。」季一回禮道：「這有什麼，不過回家順路送一封信罷了，陶大爺也值得道謝。」

陶元偉立即尋了紙筆，修書一封，託李季二人帶去。龍天照道：「二位一路小心，你們的夜行術，沒人時才能施展；此刻剛開完事，路上可緊得很，沒的惹出枝節來。」李季二人同聲道：「曉得了，諸位不必擔心，」二人上岸作別，逕自去了。

黑斑牛李豹道：「陶大爺這回可放心了，還有別的說詞嗎？」陶元偉道：「李兄弟，說詞有的是。」

「李豹道：『什麼？』陶元偉環顧諸人道：『小弟以爲咱們這樣走，太已刺目，一羣十好幾個人，又無貨物，太平時還可，此時才惹出事來，聚衆遊行，未免不妥。我想咱們還是分雇兩隻小船，假帶貨物，這樣顯得好些。倘若真露了相，也可以彼此互相照顧。一俟澤任刑傷痊愈，我們立即乘舟登岸，諸位以爲如何？』」

衆人點頭稱好，陶元偉道：『還有劫頭如同造反，我們亂逃一陣，最後我們究竟奔往何處落脚呢？』

「賀孟雄接口道：『諸位可以到敝處柳林屯去好了，離着還遠些，似乎不致出錯。說的很懇切，龍陶李許四人沉吟良久。賀孟雄等料想衆人怕他七人久已隱居，不願打攪；忙一力邀請，衆人方才允諾。」

李豹笑道：『你們都是清高的人，我們一羣俗人，又背着重罪，去了，不嫌惹厭嗎？』趙梓材道：「就只討厭你，有本領你別去，自己單走。」又自言自語道：「挺太的挺好的一個人，却學會了說鬼話，把趙四爺寬了個可不輕。」李豹大笑道：「趙老四還沒忘。」趙梓材道：「忘不了，早晚有你的樂子。」衆人聽了不覺微笑。

船又潛行了一日夜，衆人再度上岸打聽。據說洛陽城內大牢只逸走要犯一名，當場擊斃逃犯一名，現已行文各地，通緝逸犯，文上載明該犯人姓名，形貌，年歲，籍貫，懸出重賞，到處查拿。犯人的名字，正是崔澤，擊斃的犯人，都不知是誰。幸而衆人早知有此一舉，事先預防追兵，繞道逃走，十分迅速，不然險些逃不出洛陽府境。衆英雄素知官廳辦事遲緩，却也不敢怠慢，扯篷划舟急行，日夜緊趕，一氣逃出四五百里，方略略放心。一路上也無暇請醫給崔澤治傷，恐怕由醫傷漏出了消息。只是讓崔澤安臥在艙中，由自己人按武林秘方，每日給他敷藥，療治刑傷。崔澤在獄中，經許霍等人竭力用銀子，買通獄內牢卒，讓牢卒們好好看待他，果然錢能通神，監觀雖嚴，却將傷痕養得差不多了。經此劫獄一番波折，安然出險，又有未婚妻陶秋玲遠來赴救；此刻兩人相依相傍，當着人不敢對話，都也眉目傳情，悄悄握手示愛。

因此崔澤縱然創口又復出血、反倒心安神定，快樂非凡。那重裂的傷口自然好得快。又有良藥調治，衆人驗看崔澤傷痕，已無大碍，都很高興。因現在風聲更緊，雖知官廳追捕文書，沒有他們跑得快，却也不敢大意，陸路較水路活動的多，立即棄舟登岸，跨馬沿河北奔，直向山西省離石縣柳林屯馳去。

這時候洛陽官府，經多方鈎稽，並據崔澤的口供，知曉崔澤的家鄉是在館陶。又在追捕黃河大盜時，看出有本地武師方氏弟兄，曾經在場，官人們很疑惑逃犯或與方氏弟兄曾有來往。六扇門裏的人物，心思何等靈快，立時尋到方家，把消息透給方氏弟兄，却不是辨案，意思想擠些油水吃，不想方氏昆仲早已聽說崔澤李代桃僵，身陷牢獄；他們弟兄十分欣幸，以爲崔澤做了替死鬼，實在解恨。既有官府替他們出氣，心想這一下子，足夠許夢松李豹攤布的了，便在家中深匿不出，只託人打聽崔澤過堂的口供，打聽得崔澤的口供，與他弟兄並無妨礙；官府只追問崔澤如何與黃河大盜結夥搶劫，並未另外拉扯別的。方氏弟兄得此消息，又驚又喜，驚的是好友黃河三盜竟被官府釘上，喜的是私仇得報。弟兄二人一面扇戶不出，一面仍託人刺探案情。

這一日忽聽聞人傳言，府城突有大盜劫獄，逃走要犯一名、擊斃犯人一名。方氏昆仲正自疑惑，怕是崔澤越獄逃走。趕緊託人再去打聽底細，剛剛訪出陶氏父女和崔澤的關係來。正在此時，陡見家人來報，說有洛陽姓張的，來找方大爺方二爺，方氏弟兄又不由心疑，素日並不與當地人士交游，又值昨日剛剛出事，今日就有生客來訪，二人不覺心虛，方鴻鈞便問家人劉祿：「來客是前街張五爺嗎？」劉祿答道：「不是，這位張爺，從來沒有來過。」二方相對發楞，方鴻鈞又問：「這人甚麼模樣？」劉祿回答說「來客一個中年，一個二十多歲，看外表很像官面。」方子才皺眉道：「官面？……老劉你就說，我們弟兄全出門去了，全不在家。」

劉祿答應了一聲，轉身出去；不一時走回來，向方氏弟兄稟報道：「大爺二爺，那位姓張的客人自說他是府衙裏來的差官，專誠來求見二位爺的。據說有要事面商，那口氣好像見也得見，不見也得見，若不是小的攔阻，他就硬闖進來了。」

方鴻鈞不由發怒，站起來，復又坐下，沉吟良久道：「二弟！」方子才應了聲，方鴻鈞又不言語了。過了一會，方鴻鈞回頭對劉祿道：「你先把客人讓到外客廳，就說等一會，我這就出來；若問二爺，就說不在家。」劉祿答應着出去了，方鴻鈞對方子才道：「二弟，我看這事與咱哥們怕有麻煩；你先把傢伙，備好了。真要不對勁，咱們不能吃罪誤官司，說不得，抄傢伙走他娘的。闖出去，再跟許夢松李約兩個東西去算這筆帳。」方子才道：「莫非連家業全不要了？」方鴻鈞道：「他們官面上真要拿咱哥倆頂缸，事到臨頭，家業只可以隨後再說了。」方子才點頭會意，暗暗的招呼門徒，把應用傢伙預備在手下，又私往外面偷看了看。來客只有兩個人，門口四外，似乎並沒有埋伏不扎眼可疑的人。至此心上稍稍放寬，便溜到外客廳鄰室內，偷聽兄長方鴻鈞和這兩個客人談話。

第二章 七雄覆巢

那方鴻鈞進了客廳，見這兩個生客大模大樣坐在椅子上；態度很傲慢，一個是年約三十多歲的長身量瘦子，一個是黑胖的精壯漢子；歲數也和瘦子差不多。這兩人一見主人進來，慢慢的站起身；向方鴻鈞微微一抱拳，口說道：「呸，方爺嗎！」

方鴻鈞也是老江湖了，甚麼人都見過，甚麼事都經過；只一打量這兩人的神氣，穿章，立刻斷定這是公門中的兩個謎子。忙衝二官差滿面含笑，抱拳發話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差官老爺，二位可是找方鴻鈞嗎？」

「二爺後應了一聲道：『對了！』」方鴻鈞忙回顧監差劉祿道：「老劉，泡茶來！」又命端上果碟。隨即招呼着，分賓主落坐，客容氣氣，請問來客的姓名。那個瘦長漢子，且不就座，眼釘着方鴻鈞說道：「在下叫張進明，這位叫錢貴保，我們哥倆就在府衙當差。可是我跟閣下是初會，你閣下就是方鴻鈞力大爺麼？」方鴻鈞抱拳道：「不敢當，就是在下。」又道：「二位請坐下談話。」

賓主落座，方鴻鈞沉住了氣，寒喧讓茶，口中唯唯諾諾，只說閒話，不問來意，竟等張錢二人閉言。那厚胖子錢貴保，把方鴻鈞上下打量了一回，接口說道：「你閣下就是方鴻鈞老先生？我在下久聞方先生武技驚人，一條銀鞭，威震山東河南。我們哥倆久想來拜訪你老人家，一來是素不相識，二來我們哥倆不像你老這麼自在，是個官身子，老不得空來。這次恰好得着這個機會，可以借着公事，跟你老私談談，可說是一舉兩得。」說着嘻嘻哈哈，假笑了一陣。

方鴻鈞有幾分瞞明，淡淡的說：「我在下不過會幾手粗拳笨脚而已，也值得教二位光臨敝舍，我在下實不敢當。不過二位既然賞臉來看我弟兄，想必是聽貴衙中胡三爺說的嗎？」錢貴保搖了搖頭，蹙着身子，探頭低聲說道：「方大爺，咱們明白人不說糊塗話，實告訴你老講，黃河大盜崔澤被補以後，已經越獄逃走，你老想必早知道，罷？方鴻鈞點頭說：「這件事已經傳遍了全城，是人都曉得了，在下怎會不知道？」錢貴保接着又說：「不過逃犯崔澤的口供裏，曾經提到你老兄弟二人。當時上頭的意思，便要票傳你們哥倆問話，是我們哥幾個一再對長官說，強盜攀認，不足為憑。再三的解說，才把事情壓下了。當時我們的同事，有的人就要到府上來送人情，套親近；我們哥倆却想，方爺也是朋友，又是武林一脈，就有點風吹草動，我們當然盡力而為，何必送口頭人情呢。所以我既沒教他們請方爺屈尊到衙門叙話，也沒有教他們登門打擾。」

方鴻鈞笑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這是二位上差的好意，我在下安居家中，素日跟外面頗少交游；況且聽聞大盜崔某，乃是新從外面竄來的，到此並無幾日，怎會與我認識。就算他真要攔拉我，也怕拉不到一塊。二位莫非聽錯了，傳訛了？」錢貴保笑道：「衙門裏的公事那有聽錯之理？現在因為大盜崔澤已然越獄，上面又問下來，一定要請方爺去問一聲。我弟兄想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方爺心裏沒病，還怕見官嗎？慫自己斟酌一下，是去呢，還是不去呢？」

方鴻鈞把兩官差看了半晌，正色說道：「恕我不能去，假如二位有公事的話，要傳方某到案，方某就不能推却了。」

一句話說僵了，錢貴保冷笑道：「方爺要看公事嗎？方爺當是我們自己個私來的吧，請看，這就是公事。」抖衣袖，鐵鏈子嘩啦一響。方鴻鈞面色一變，站起來了。那張進明趕緊一伸手，攔住了夥伴道：「錢老弟，怎的這末魯莽？方爺是好朋友，咱們有話好說，別來這個。」回頭對方鴻鈞道：「方爺你老也是外場人，總能明白這次逃獄的案子，關係重大，上頭吃不住，我們哥幾個更倒霉這幾天上頭對我們哥幾個，簡直是緊上加緊，限期捕人，一點也不客氣。逃犯口供中，既是提到方爺，你想上頭能不問嗎？不過我們哥倆却另有看法。方爺既是江湖上的前輩，對於這個崔澤，就是不認識，一定多少能知道他一點的來歷。所以我弟兄登門求教，也不盼別的，只盼方爺好歹把逃犯的出身來歷，和逃後的蹤跡，多少告訴我們一點，不要讓我們哥倆白來，我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二公差的意思是很明白了，方鴻鈞笑道：「二位的意思，我全明白了。不過我近來實在閉門家居，久之交游，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。這可怎麼好？」旋又笑道：「話又說回來，我若真知道崔澤的底細，豈不成了越獄大盜的同謀共犯了？」二捕役也笑道：「方爺真是老江湖，方爺千萬不要過慮，只請你指示一條

明路，我們能够順著燧的指示，把要犯辦著了，我們弟兄就很感謝。我們再跟你起一句誓，燧只要說了，我們決不會把燧拉出來；我們要是壞了良心，就算豬狗不如，不得好死。」說罷，眼望著方鴻鈞，滿面露出開誠布公的樣子。

方鴻鈞低頭沉吟了一會，抬頭又把二公差默察了一回，潛打主意，徐徐說道：「二位這麼誠實，我心上是很有數的。不過，往實在講，我弟兄在江湖上混了好多年，認識的全是成了名的英雄；像崔澤這樣的晚生下輩，我跟裏真是沒見過他。這姓崔的朋友年紀既輕，又是外來客，情實我是說不出他的根底。只有一節，我風聞這姓崔的却有個姓許的夥伴，另外還有個姓李的，姓陶的都是崔澤的長輩。據我們二舍弟說，這三人倒都是個老江湖，他們的爲人，舍弟也略略知道一些。二位訪拿崔澤，若覺得沒法下手，倒不妨繞個灣子，從陶李許人人訪起。若是這麼辦的話，我倒可以轉問二舍弟，教他替二位設法摸一摸陶李許三人的出處，只不知二位尊意如何？」

張進明，錢貴保，兩個人對視半晌說：「這也是個法子，但不知令弟方二爺在家不在家，可以請出來而談不？」

方鴻鈞笑道：「舍弟確是沒在家，他是閒著沒事，找街坊下棋去了，我可以叫小价找他一找。」遂請二公差在客廳坐著，他自己起身，回到內宅去了。二公差就在客廳，抵面秘議；張進明說：「這個姓方的是老江湖，不大好敲。」錢貴保道：「老江湖更怕入公門，打墨悞官司。等他出來，我們把他說的那個姓陶姓李的下落，問出來之後，還是由我做惡臉，逼他跟咱們到衙門走走。他心裏有病，必然不肯去，你那時再打圓盤子，索性點明了，向他硬擠油水。料想他身家很重，這筆錢不能不花。」張進明道：「人人說你是錢鬼子，你真狠就結了。」兩人全笑了。

不料他二人在這邊私談，早被鄰室潛聽的人，全聽去了。等到方鴻鈞進了內宅，那方子才離開隔壁，立刻暗喚一個門徒，留在鄰室偷聽。方子才本人趕緊進內，和方鴻鈞盤算應付的方；弟兄二人略略斟酌一下，便已打定主意。約募過了一頓飯時，方鴻鈞，方子才痰喇一聲，雙雙出來。

方鴻鈞空著手，方子才手中拿著兩個小布包，進了客廳。經一度引見寒暄之後，還是方鴻鈞首先開談，而對二公幸，眼望方子才說：「二弟，這兩位上差很够朋友。據他二位講，那越獄要犯姓崔的，說是口供裏把咱哥倆拉上了，咱弟兄自然不怕這個。却多虧他二位關照著，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咱弟兄纔算沒被沾連上。自古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雖然姓崔的不認識你我，可是我們到底省得到府衙答話，這總是他二位給朋友帮忙的地方，自今以後，衙門以內，還仗二位隨時關照美言。我們弟兄這里有一點小意思，請二位上差收下，喝杯茶吧。」

方鴻鈞這樣說，方子才就把布包分送給二差，二差滿口不肯受，却早伸手接過，捏了一捏，竟是要子，不知有多少。方鴻鈞心知二人惦記著賄賂的數目，忙說道：「這兩個包全是五百串，二位休嫌輕微。」張錢二差臉上這才堆下笑容來，錢貴保似乎還嫌少，拿在手裏，掂了又掂，張進明忙道：「這二位方爺看得起我們，我們若不收，便是嫌少，便是對不住朋友。我也不客氣了，我可以拿這錢，給二位鋪墊鋪墊。至於我們弟兄呢，以後還要多麻煩二位哩。」接着又道：「剛才方大爺說，二位曉得崔澤的黨羽，姓許姓陶姓李三人的出處，就請二爺指示給我們吧！」

方子才道：「崔澤這個人，究竟是那一路的人物，到底逃向何方，我可全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指給二位一條路。」

張進明，錢貴保二人聽了大喜。連忙向方子才叩問：「這姓許姓陶姓李的，叫都什麼名字？是幹什麼

的？多大年紀？甚麼長相？甚麼口音？這跟逃犯崔澤是甚麼交情？

方子才跟望著方鴻鈞，面對著二公差，慢慢的說道：「這幾個人的底細我也不大清楚。我只知這姓陶的名叫陶元偉，大概是從魯西來的，年約四五十歲，多一半是崔澤的師傅長輩，這陶元偉還有一個女兒，這一回判獄送信，聽說全都是這姓陶的女子，假裝犯人的親眷，專給往來傳信。」

張錢二公差立刻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犯人崔澤在押時，確是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給他送飯，這女人自稱也姓崔，是崔澤的妹妹，不過看他們相貌口音，全不相似；兩人見面的意思，也不像胞兄胞姊，現在照這方二爺這麼一說，這個女子一定是陶元偉的女兒了。」又說道：「對，對，一準是這麼一回事。我說方二爺請你費心，把這姓陶的年貌住處，一塊兒寫下來吧。」

方子才笑了笑：「我只能口說，那可不能筆寫。……」張錢二公差道：「方二爺又顧忌甚麼呢？」方子才笑道：「倒不是顧忌，二位原來不知道我，我只會要刀槍把子，不會拿筆桿啊。」遂取過紙筆，自己口誦，請二公差自行寫下來。寫完了，謝了謝，二公差又問：「那個姓李的呢？」

方子才說道：「若問這姓李的，却在江湖上鼎鼎有名。他姓李名豹，外號叫黑斑牛，在洛陽武林道，非常活躍。第三個姓許的，姓名叫許夢松，大概是個鏢客，却與綠林暗勾著。二位公差要想撈摸逃犯崔澤的下落，第一步應該先就近著手訪拿這個李豹，第二步再訪拿那陶元偉父女。和那個許夢松，只要把陶李許三人拘著。那個逃犯崔澤的底細，便不難根究了。」又道：「據我推測，劫牢反獄的主謀，就是陶李許三人，再不然，也是陶李許三人轉邀的。那個崔澤年紀輕，是被人架弄著的，其實一點不領也沒有。」說著，便把李豹許夢松的年紀貌口音形容一遍。陶氏父女的音容，他便說不上來了。

張錢兩，錢貴保，把陶李許三人的住處詳細記下。不過到陶李許的相貌，口說到底不如面說，二公差

一面收起年貌單子，一面再三稱謝，最後仍要邀請方氏弟兄出頭幫忙。

方氏昆仲自然有一番推却，張錢二公差再三勸駕。臨到末後，方鴻鈞這才吐了口話，依然說是不便明幫，只能暗助。又替二公差出了許多主意，又答應派遣門徒，相幫捕快，指認許陶李二人的面貌。張錢二役這才端著賄賂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方鴻鈞和方子才却氣得了不得，他弟兄全是江湖上的硬漢，從來沒有受人的勒索，更不會受過要挾，現在却教二公差拿捏了一下，因此二方非常痛恨張錢二公差。

依着方子才的意見，便要爾以詐來，我以詐往，安心想要弄這兩個六扇門，方鴻鈞却不以為然，他說：「我弟兄可以暗中做事，可以不跟官面聯手；但我們既答應他，派弟子給他們做眼線，這一節我們決不能失信。」遂將得意弟子，擇那為人最精幹，最靈活的，挑出來兩個，暗暗授與秘計，命二弟子化裝改服，裝作腿子，幫助公差，明面上相幫前去辦案，方鴻鈞和方子才這弟兄二人，另在暗地裏，乘夜前往黑班牛李豹，和許夢松的住處，暗中窺探。

這工夫黑班牛李豹，和許夢松，早跟着河朔七雄一撥人，逃往山西去了。便是陶元偉父女，也知道劫牢反獄，如同逃反。既犯重罪，斷不敢在舊寓所潛藏。陶元偉父女急急的回轉館陶縣家中，連自己的家眷，帶崔澤的母親，一同遷居到知己朋友家中躲避風聲去了。

那張進明，錢貴保二捕快，和方門兩弟子，秘密到黑班牛李豹的原住的地方，連淌了好幾天，當然一無所見，黑班牛早不在那裏了。張錢二捕快潛問四鄰，才知道李豹素常總不在家，現在已經有半個多月沒回來了。捕快這才鼓勇進房，把李豹的下處，搜檢了一回，當然在這里只有幾件兵刃，和一些粗笨行李，此外是一無所得。二公差無計可施，再找方氏弟兄，已然打點行囊，二次出門，尋找陶李復仇去了。

約莫過了一兩個月的樣子，河朔七雄和他的朋友，一個跟一個，齊聚在柳林屯，深居簡出，暫避風色。大衆在賀孟雄家裏，只是關上門閒談，看書，練武。河朔七雄却不時派人，到陶奮偉和崔澤的家去，打聽消息。這時崔澤和陶元偉的家眷，已自魯西移居直隸省僻邑；走的日期，離他們劫獄的時候很早，也很秘密，所以並沒有透出風聲。只是外面的情形太緊，陶氏父女和崔澤，全都不敢回家；崔澤藏在柳林屯，屢次要辭別河朔七雄，出去尋父，又要回去探母，也被諸人攔住了。

如此過了兩個多月，僥倖無事。

這一天，魯桐和趙梓材進縣城回來，臨進村時，忽覺村中有兩個面生的人，在村口徘徊。趙梓材和魯桐心中有病，見是生人，不由細加注視。見那兩個人的裝束，和村中人不差什麼，神氣卻決不相同；並且瞥見趙魯二人，立即避到旁處。趙梓材比較心細，容得二生客去遠，隨口問了問鄰人：「這兩個人是誰？」鄰人答道：「聽說是前街德發城裏的親戚。」魯趙二人一聽，也就罷了，回去並沒有向衆人提起。

又過了兩三天，七雄弟兄每次出門，不斷碰上一兩個異樣的人物，似乎在他們宅子左右盤桓。賀孟雄和邱李剛頓覺情形危險，七人湊在一處，暗中討論這幾天的情勢，每個人都感覺不安。賀孟雄忽然道：「咱們也是迷住了。偶爾來了一兩個生人，我們就瞎猜疑，簡直柳林屯就不能再來外人麼？如果來客是衝着咱們這夥子人來的，那麼他們一定要在四鄰左近，偷偷打聽我們的情形，只要問問左近的鄰居，豈不就明白了？」

衆人說是，邱李剛道：「大哥稍待，小弟先去問問看。」站起來要走，却又止步，向賀孟雄說道：「我看大哥，莫若再找紀書辦來談一談，也許從他那里得點消息。」說罷，見衆人並無異議，便叫來僕人毛張，去請紀書辦，邱李剛自己却到屯裏的小舖，假做開溜，暗暗去探問。這個小舖賣雜貨零食，另外也賣

一些白酒。小舖王掌櫃，見是熟主顧，好主顧到了，忙搬過一個凳子來，又端過一盞茶來，說道：「四爺老沒到我們這里來了。」邱季剛道：「家里事忙，不得工夫出來。」閑閑的坐下來，裝做無意，問那掌櫃的，買賣如何？因說到現在生活比以前又艱難了，人們都沒有多少錢，輕易不買零食吃，作買賣不易了。——天南海北，扯了一陣。

邱季剛閉扯着，正想問他，近日常來的兩個生人。究竟如何？忽然那邊有個藍衣人跟了過來，邱季剛一望而知，不是本村的人。便問掌櫃道：「王掌櫃，你瞧那個穿藍衣服的是誰？怎的我沒有見過，是誰家的客人呀？」王掌櫃笑道：「你老不認識人家，人家可認得你老呀？」邱季剛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王掌櫃說話淨和我繞灣。」王掌櫃笑道：「這人和前街老李家認識，他這人又好喝又好吃，每天不在前街酒館裏，就在我這裏。那天看着你老幾個人出門，他就說看着你老幾個怪投緣的，打算和你老哥幾位交個朋友，只是不好意思張嘴。問你老幾位爲人怎麼樣，家裏有什麼人，家裏的客人多不多，他打聽完了後，可惜他有個毛病，就是口怯，羞見生人；不然，非和你老交不可。」

邱季剛不禁愕然，忙問道：「這人姓甚麼？」回答：「姓劉。」問：「是做什麼事的？」答說：「聽說是在城裏做買賣。」邱季剛笑道：「不像買賣人吧？」王掌櫃也笑道：「我看着也不像呢。」邱季剛道：「還有人打聽我嗎？」王掌櫃仰面想道：「有一個矮胖也問過你老幾位來着。」邱季剛道：「也想和我們交朋友嗎？」王掌櫃道：「不是吧，是閒打聽罷了。他也不是聽誰說你老上月出門了，他問你老哥幾個可到河南做生意去了？我回答說不曉得，他也就不問了。」

邱季剛聽了，心中又是一動。這時看那藍衣人，又從前街溜了過來，忙和王掌櫃道：「王掌櫃，不要說我撿到他，我們不願和外人往來。」王掌櫃連聲答應，邱季剛付了錢，逕自前行，到拐角時，側目偷視

；見那藍衣人果到，王家小舖去了，似乎也買了些東西，坐在那裏，一面吃一面談。邱季剛暗自點頭，信步走了兩條街，扭轉回來，仍回到那個小舖附近，輕輕走來察看。只見那藍衣人一面吃，一面閒談，眼睛不時打量七雄的大門；穿章雖似村農，神情意態頗似官宦。邱季剛早瞧出了七八分，恐怕藍衣人心疑，便不再進小舖，漫然閒步回宅去了。

一進門，賀孟雄面含憂色，見邱季剛進來，就問道：「四弟怎麼樣？」邱季剛搖頭，就把剛才所見，說了一遍；又反問賀孟雄和紀書辦見面情形。賀孟雄道：「情形也不好，不知怎的，我們上河南的話，竟漏了出去。紀書辦剛才來說，縣裏已經派人到公所，暗暗打聽咱們近日的景況，有無生人出入，據紀書辦說，看情形不是縣裏要打聽，多半是上司衙門派人來查辦。這一回紀書辦很帮忙，口氣上不肯說，意思也是勸咱們躲躲。照這樣子看，多半是咱們的事情犯了。」

趙梓材霍然說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就該見機而作，我們趕快走吧。」賀孟雄不語，衆人也都各相顧視，悄然無話，全知道情勢所迫，如若不棄家出奔，恐有大禍臨頭，若說棄家出走，又捨不得辛辛苦苦經營的柳林屯這座隱居山莊。

如此沈默了半晌，賀孟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說不得了。」遂命人請李約諸友，一面對六弟兄道：「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，照現在的情形，沒有別的商量，只一條路可走；便是一面打點潛逃，一面查看來人用意。咱們現在請他們哥幾個來想一想怎麼查看來人，怎麼樣出走，才比較合適，大丈夫爲朋友兩筋插刀，斷不許皺眉，況又關切着崔大哥嗣子的事，請各位弟兄當着他幾位的面，可別說出惱悞的話來，讓人家看着笑話。反正已然如此了我們就該認命，瞞怨也沒有用。」六弟兄答道：「大哥請放心，我們決不說洩氣的話，誰讓咱們趕上了呢？」

這時長工已把李豹諸友請到，大家圍上房門，圍坐在一起，悄悄計議。在坐的計有河朔七雄，龍天照，許夢松，陶元偉，火道人，李豹，崔澤等十三位英雄，陶秋玲自在內宅未出，李豹問道：「賀大哥，把人都聚在一塊兒，有要緊事嗎？是不是咱們的案子有點風吹草動？」火道人道：「黑牛的嘴，沒說過好話。」

賀孟雄笑道：「這回黑牛兄弟還真說對了；我們的事大概出了毛病。」陶元偉許夢松驚道：「莫非捕拿文書到了？」賀孟雄道：「差不多吧！新近有生人前來訪查我們，小弟等七人決定棄家出走，故此找諸位商量，怎樣走才免得叫人緝上。」諸人一聽，全都驚慌，陶李許崔尤其感到不安。陶元偉許夢松很歉仄的說道：「爲了小弟們：……。」賀孟雄擺手說道：「陶兄，許兄不必發煩，這不是一個人的事。我們弟兄和崔大哥是患難至交，爲他的子嗣出了差錯，乃是應當應分的，現在我們是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，我們還是趕緊商量怎麼走吧！」邱季剛道：「還得訪查這幾個訪查我們的人。」

李豹道：「這些狗腿子真可惡，我們先毀了他們再走。」又道：「既打算走，那還不容易？雇兩輛車，把家眷細軟放在車上，咱們大家隨着保護，一直衝出去，誰還敢攔？誰要攔咱們就宰東西。」

趙梓才嗤的笑了說：「牛哥，去你的罷，你的主意真體，還不如旗幟傘扇，拿橋把咱們抬着走呢。」火道人道：「李兄弟是真衝，也不想走是秘密事，怎麼能明目張胆硬往外闖？就算人家攔不住你，人家不會暗殺着你麼？況且這又不是單人，乃是拖家帶眷。」李豹臉上掛不住道：「不行就不行，那裏這些嘮叨。不走咱們就大家等死；誰要怕死，誰就是狗彘。」說完哼哼的往那邊椅子一坐，衆人不覺都看着他笑。

龍天照撇脣道：「小弟倒有一個法子；急不如快，今天七雄弟兄可以分出一位來，到外面去雇車。雇好了車，夜晚開讓家眷先離開此地，剩下咱們最末後走，諸位以爲如何？」

這個走法却也不甚高明。陶元偉道：「七雄弟兄自己出去雇車，可不大妥當，沒的讓人空釘上梢到更走不利落。依小弟看來，這件事可以先託人在莊外暗暗預備好車，把家眷化粧改扮，乘夜步行出莊，然後乘隙上車逃走。小弟還有一個妙法，用五花八門的法子，把官人的眼目攪亂了；一面是真家眷偷走，一面是假家眷也偷着走，我們分幾撥往四面八方走，却邀定集會之地。真家眷在中途休息的時候，最好先找一個有前後門的人家；或在打尖時，也預備好了車，此到彼發，這樣預備三四處，只是費點事，多花點錢，我準把狗腿子們騙了。看現在的情形，官方大概是剛來探探我們，想必不會立時動手。咱們所顧慮的就是家小，家小一走。咱還怕什麼？」

衆人聞言，紛紛議論起來。賀孟雄低頭不語，拆衷衆議，重新考量了一回，定規了幾步辦法，向衆人說了，衆人這才放了心。楊漢青站起來道：「這第一步辦法，雇車探路，讓小弟來辦。一說完，喊了長工，一同出去；直到夜晚方才回家。第二步辦法，由陶元偉，李豹去辦，却是訪查官人的動靜虛實。賀孟雄，邱季剛幾人或在家收拾細軟，或到外面佈置行程，也各自辦各人的事去了。」

第二天他們忙了一晝一夜，第三日恰好是村集。村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，紛紛出來趕集；各個攜袋推車，有的是推貨到集上去賣。有的是到集上去買。七雄的家小，分出一部分，混在其中；有的提了籃子，扮作村姑，有的扮做鄉婦，趁亂溜出去，雜在人羣中，走出數里地，到了幾處遠定的地方。這幾處早都預備好了車輛，上車還自去了。魯柄，韓凌霄，在後遠遠的護送。賀宅門口也開出一輛大車來，上坐婦孺，直奔村外馳去。

午飯後，那季剛忽忽自紀書辦那裏繞回來，一見賀孟雄忙道：「大哥，家眷走了沒有？」賀孟雄道：「已經走了一撥怎末樣？」邱季剛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好。」又對賀孟雄道：「我們要逃跑的話，恐怕也走漏了，現在外面風聲很不對，咱們只可快走吧。紀書辦透了點消息，城內正在調動官兵，說不定兩三天

就要來。」賀孟雄驚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等陶李二位回來，立刻就走罷，別再就誤了。」

天至晚飯時，陶元偉，李約方才回來；衆人忙問二人刺探的情形如何？李約道：「真有人撥咱們，我和陶大哥方一出門，還不太覺，等到走過兩條街，就看出來兩個人，鬼頭鬼腦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後釘着我們倆。我和陶大哥商量，要看看他們到底是幾個人，就假意分手。果然我們哥倆剛一分手，就又鑽出來兩個人，在後面跟我。我和陶大哥繞了好幾圈，已然看出來就這四個人，並沒有別個，要不是陶大哥囑咐我，我真恨不得引他們到野外，把東西放倒那兒喂狗。」龍天照道：「七兄弟，我看咱們還是早動身，少惹麻煩爲妙。」賀孟雄點頭稱是。

於是賀孟雄，邱季剛等人，請李約諸友稍候，他二人設法遣散長工僕人，有的付重資，叫他們出門辦貨；有的各給工錢，準許他們歇工回家；長工等想問原故，賀孟雄捏詞說了理由。等到長工散去後，即忙備馬，馬上裝攢好了食糧水壺，只等天黑，他自動身。

七雄的幾處宅子，業已經空空無人。七雄都是江湖人物，身外之物都拋得開，只把細軟帶走，一切粗笨家具，四季衣服一概不要。自知大禍將臨，各人身上分帶珍寶罷了。而且七雄弟兄劫獄救人之後，一回家就準備還着。

這時離石縣城外大道上，又來了一撥人，十數騎馬，正是方氏弟兄，和黃河三據盜，神手雁翅鏢周金壽，以及水蛇林文英，玉玲瓏林萍兄妹。緊跟着前後脚，另有一撥人，便是從前被李約杜仲衡打敗的張天佑，張天佑，他的父親硃砂手張元方，也尋來了。

方氏弟兄是暗暗綴着洛陽捕快來的，可惜爲了邀幫手，遲到了一步。那硃砂手張元方，是由別方面，打聽到李約的踪跡；他是專找李約尋仇來的。

捕快是辦案，是緝拿越獄大盜，當然稟報隴石縣，投文請兵。方氏弟兄是按照綠林道的規矩，嚮來報仇，一面暗助着官人。硃砂手張元方却是替兒子找場，並不打算傷害敵人的性命，更不想借着官人之勢。這三方面不邀而同，齊來搜訪柳林七雄，和七雄的朋友。各人的心思不同，各有各的打算，却都對七雄不利；但因爲來的時候有前有後，這就無形中減少了力量，河朔七雄由此反得分別應付。

李豹，陶元偉把四個潛伏釘梢的捕快，看準之後，趕緊回來，向七雄和火道人，龍天照，悄悄說了幾句話，衆人點頭。李豹向賀孟雄道：「賀大哥，你究竟安排好了沒有？今晚一定能動身嗎？」賀孟雄道：「正是，黑夜容易躲藏，我打算連夜逃走，給他們一個猝不及防，讓他們追也沒處追去。等他們想追時，人已在百里以外了。」李豹不語，附耳向賀孟雄說了幾句，道：「大哥，務必等我回來再走。」賀孟雄大喜，連忙答應道：「牛兄弟多辛苦了。」李豹一笑，回頭就走，同着龍天照，火道人，陶元偉，出了柳林屯。賀孟雄送四人出了門，依然收拾財物，掩埋碍眼的東西。又檢視了一遍，看着這些宅子和傢具，心中免不了悵悵戀戀。隨即長歎一聲，便自秣馬拭劍，靜候龍李等人回來。

不一時，黑斑牛李豹一人跑來，賀孟雄忙問：「李兄弟，怎麼樣？」李豹道：「行了，咱們快走吧。」賀孟雄道：「他們哥幾個呢？」李豹道：「在屯外等着吧。」賀孟雄道：「拘腰子們呢？」李豹笑道：「上了樹了。」賀孟雄道：「四外還有人釘著咱們沒有？」李豹道：「小弟來的時候看了，大概沒有人。」賀孟雄道：「走。」這功夫夜暗天昏，風吹草動，氣象蕭索；賀孟雄忙招集散漫在各處的弟兄，備好了馬，另外帶着三匹空馬，從後門出去。摸著黑，來到了門外，四顧無人，飛身上馬，由李豹當先開路，到了屯外，會合了龍，陶，許，這十多位英雄，撒開了馬。落荒而走。

河朔七雄紛亂準備的情形，大憲官府也已窺探出來了；只是官府行動遲緩，致被七雄佔了先着。官府

本預備第二日凌晨掩捕，如今七雄已走，四個臥底的捕快却被暗算，堵住了嘴，捆吊在樹上。直到天亮，四個官人方才有一個掙脫綁繩，救了同伴，趕忙的進城報官，請兵追緝，當地官廳聞耗大駭，慌忙撥派兵弁，馳赴七星屯，圍莊搜院。當下撲了一個空，忽忽地查封了空宅，拘去四隣；一面分兵順路追捕，一面發緊急文書，咨請鄰縣，和沿路關卡，一體協拿，這已經就誤得功夫很大了。

這追捕逃人的官軍和原辦捕快，合起來有四十名馬隊，五十多名步兵，各執兵器，如飛雲逐電似的從後面趕來，只可惜隔了一夜，又中了誘敵的計。經沿路打聽，追到歧路上，便斷不準河朔七雄逃走的方向，只可分成兩路排搜下去，那河朔七雄和他的朋友，早逃出一百多里以外；七雄的家眷也已潛投到秘密隱身的所在去了。

河朔七雄由賀孟雄斷後，引領羣友，順小道復馬南行，乘夜偷渡三焦嶺，打算先奔石樓嶺，略略一停等候家眷安抵密窟的確報，並聽一聽官府追捕的風聲。如果追捕的官軍已然跟縱上來，只要再緊一步，他們就要離開石樓嶺，遷投石樓山落草避禍。

賀孟雄一行連夜奔逃，在天剛破曉的時候，已經抄小路來到石樓嶺外。在密林後下馬，正打算設法步行進嶺；忽然聽見大路上蹄聲歷歷，聲勢驚人。賀孟雄覺出形勢不妥，趕緊叫衆人牽馬入林，他自己和黑斑牛李豹，悄悄從樹後探頭，往外觀看。不想那蹄聲過處，塵土大起，早飛奔來數十騎，直槍到樹林邊散漫開了，把整個林子圍住。爲首一人在馬上揚鞭大笑道：「河朔七雄久違，久違，幸會，幸會！」喊一聲，紛紛下馬。李豹眼快，一見認明，暗暗叫苦，同時賀孟雄也看出來了，不禁哼了一聲。原來真個是禍不單行，這圍林阻路的人，正是方鴻鈞，方子才弟兄，和黃河三劇盜，神手雁翅鏢周金壽，玉玲瓏林氏兄妹，另外還跟着一羣壯士。賀孟雄立刻抽身進林，關照同伴，李豹就昂然迎出去。

這時方子才連揮手，他帶來的同伴立刻散漫開。方鴻鈞就暗合着暗器，含笑上前，道：「許兄，李兄，洛陽一別，教我們尋的好苦。」說着話，向黃河三盜使了一個眼色。周金壽，林氏兄妹立即會意，俱都手摸暗器囊，一手拉馬，釘住了林樺；準備七雄兄弟，如果往外一沖，立刻用暗器攻打坐騎。七雄弟兄，火道人，龍天照，幾人這時早都曉得了，在林中一聲不響，暗作突圍的準備。那林外的李豹，見方鴻鈞方子才這種情形，不由大怒，道：「方老頭，你們打算怎麼樣？你們到底衝着誰來的？」方鴻鈞答道：「不打算怎麼樣，只請李爺，龍爺，許爺，崔爺四位出林一談。至於別位英雄，咱們彼此無恩無怨，我弟兄決不相擾。諸位若願稍候一會，容得我弟兄跟許李四位盤拒過了，你們一同再走也可以。不然的話，就請別位先行，我們只會的是李許龍崔四位，我與別位素味生平，我們定要留面子。但是你們四位要先走，可得有點說辭。……」衝著李豹雙目一瞪道：「李朋友，那位許朋友，龍朋友呢？爲何還不出頭？再不露面，方某可要不客氣了。」衆人聽了，還未置答，李豹大笑道：「你想要留下我們嗎？」一言未了，那邊早怒惱了趙梓材。

趙梓材和李豹感情最好，聞言知是衝了李豹來的，爲友情重，一聲厲喝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你們有多大胆子，敢留我們哥們？我倒看看你有多大本領！」說着話，喊一聲：「李牛哥闖啊，看誰敢攔！」伸手一帶馬，翻身上去，雙腿一夾，馬往前一竄，左手按刀鞘崩簧，右手抽出鋼刀；再伸手探囊摸暗器在手，一馬直沖林外。

賀孟雄和幾個年長持重的人，誰都忿恨方氏弟兄咄咄逼人，只是他們惟恐後面公差追來，還打算說幾句江湖話，化解化解，求他們讓路，什麼事以後再說。趙梓材話已說出去，賀孟雄要攔未攔住，只可挾武力硬鬪了。賀孟雄便請大家一齊上馬出林，只見趙梓材催馬上前，相距雙方不遠，鋼刀交與左手，暗器交

到右手，一按簧，咯吧一聲，一枝袖箭劈面奔方子才射去。方子才正立在林邊路上，忙側身一閃，也將右手一揚，不打人，先打馬，一條白綾直奔馬頭釘來。趙梓材連忙帶馬，那馬一側頭，一枝鏢破空打過去，那鏢的紅色纒直拂着馬眼，馬一受驚，頓時狂跳起來。趙梓材驚而且怒，自知馬上工夫不濟，忙翻身跳下鞍來，舉鋼刀步戰，奔方子才就劈。方子才冷笑，側身閃過舉刀相迎，二人殺在一處。

那李豹雖然好鬥，却不願如此耽擱，但看目前這情形，不殺也不行了，便掣摺鐵刀上前，道：「方老頭，咱們倆再來來。」方鴻鈞不語，咬牙切齒，舉練子鞭迎住，龍天照回顧陶元偉道：「不要儘讓好朋友動刀，我們也上……」雙手一提腰圍子，嘖嘖嚙嚙亮出了那條龍頭桿棒，縱步上前，神手雁翅鏢周金壽喝一聲，提分水鈞鏢擋住。那陶元偉提金背砍山刀，正要上前，被賀孟雄攔住道：「陶兄且慢……」這時候，許夢松不堪其忿，也要揮刃出戰，賀孟雄對陶許二友，很急促的說道：「咱們現在可不是耽誤時候的了。」把衆人聚在一起，忽忽囑咐幾句話。發一聲喊：「闖啊，別儘死心眼呀。」十數匹馬一齊衝出。

賀孟雄和陶元偉，許夢松，先一擁而上，打算絆住方氏弟兄，讓李豹，龍天照，趙梓材三人抽出空來，急急上馬奔走。那知敵人早防到這一手，各個不動，手發暗器攻馬。河朔七雄和諸友只顧奪路，有的馬被打受驚，狂奔亂走；有的見形勢不對，不喜馬上工夫，便跳下馬來步戰；有的馬匹傷重倒地，人只得跳下來打，當時這些人混戰在一起。河朔七雄且打且退，二方弟兄緊縮不捨。正在捉對兒拚鬥，難分難解之時，忽聽後面隨風過處，隱隱傳來一陣蹄聲。不一會蹄聲越來越響，這情勢突兀，雙方不禁各都抽空往四外偷觀。只見來路上聲勢驚人，驛眼間奔來數十個騎馬客，隨着馬後，捲起了一片黃塵，如飛雲掣電奔來。河朔七雄心中有病，不覺着急發慌；方氏弟兄却也猜着一些，他們却是又喜又懼。

聲聲落，由遠而近，由急而緩，轉眼來到林邊。七雄凝眸回看，果然是追捕劫賊人犯的官差，業已會合官軍趕到。一見這邊械鬥的情形，爲首的兵官吆喝一聲，登時往四面散漫開。

此時天色已經昏黑上來。

河朔七雄和李陶龍許諸友，情知不妙，不敢再戀戰，駭呼一聲，首先由賀孟雄，龍天照，陶元偉三人，手摺嘴唇，吱嚶嚶一聲長嘯，發出危急暗號。衆人也都明瞭，急待抽身退走，只是各被敵人絆住，急切間不能戰退仇敵，會合逃走。

賀孟雄十分着急，一面動手，一面又發出一聲胡哨。衆人虛掩一招，同聲大吼，抽身急退，紛紛奪路四散奔走。只可惜遲了些；官役已從四外合攏來，齊喊：「格殺勿論，拒捕者死！」「休放走強盜呀！」四五十個官軍騎卒，和十數名捕快，各使長鎗單刀鐵尺，撓鈎套鎖，標槍弓箭彈丸，近攔遠打，亂奔衆人打來，却未免分不清誰是七雄，誰是黃河三盜，方氏弟兄。二方弟兄見有官役來圍，起初還想助官役，捕盜復仇。不料想官役不分青紅皂白，兵刃暗器，連個們一齊打，二方情知不安，忙一聲胡哨，也讓自己人趕緊撤走。其實這工夫，方氏一黨和黃河三盜，早不待吩咐，各個都明白，全都舞刀掄劍散開了，往外亂闖。這些人武藝精熟，飛縱工夫高妙；官軍努力兜剿，顧此失彼，終被他們殺出一條血路，落荒竄逃下去。

河朔七雄諸友也都亂竄，只陶氏父女和許夢松在一起，李豹、龍天照、趙梓材三人在一處，河朔七雄在場四人分作四處；火道人，崔澤落了單。崔澤一個人奔上荒郊，單擇無人處，信步狂逃。於是河朔七雄洗手後，十年經營，偌大一番家業，被官府和仇家所逼，只落得一夜工夫，傾巢凶散不免重入江湖。他們在江湖上另有遇合，這其間遭遇最奇詭的，還是那少年崔澤。

第三章 林邊驚艷

少年崔澤在暮色蒼茫中，失去坐驥，後背誤中一冷箭，傷雖不重，却也疼痛難禁。他咬住牙，右手搖刀，左手執雁翅鏢，張目急尋未婚妻陶秋玲，已然不見，他無可奈何，尋了一個人少處，拚命殺過去。雖然有人阻擋，被他刀鏢齊施，官軍到底攔他不住；他一溜烟闖了出去，專奔黑暗處逃竄。他自從一度陷入牢獄，深知監獄的滋味大不好受，再也不敢大意。此時他忙施展飛行術，也不擇方向，奔對外無人處，伏身飛跑，只覺得後面有人跟追。明明聽出只有一兩個人，自知精力疲乏，也不敢翻身迎敵，只有捨命曲折狂奔。黑暗中不辨東西南北，深一步，淺一步，也不知跑了多大時候，也不知跑出多遠，跑到那裏，漸漸覺出後面無人跟蹤，他這才緩了一口氣。放慢了脚步，回頭一看，黑忽忽無人，只剩了自己，一個同伴也沒有了。他長嘆一聲，又跑了一陣，前面有一土崗，被叢林交掩着。崔澤要奔進去歇息，剛剛搶到崗後，待入林中，忽地脚上一絆，整個的跌了一個跟頭，倒在地上，只聽他足下有一個嬌細的聲音，「噯呀」的一叫，跳起一個人，沒走兩步，旋又坐倒。

崔澤奔了半夜，氣力已然使盡，這一跤倒地，只覺力軟筋酥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只疑官差埋伏在此，已經認命受縛，緊握兵刃等候，不再動轉掙扎。忽又聽出聲音不對，先放下一半心。這一下摔得够重，一時爬不起來了，他側轉身子，左肘支地，借星月之光一望；黑沉沉看不甚清，好像是個夜行人，在那裏蠕動。崔澤在這邊掙扎，那人在那邊掙扎，好象全是疲累不堪，動轉不得，又似全都受了傷。崔澤聽出對面呻吟的聲音，不像男子，疑心是陶秋玲逃出虎口，他就精神一振，翻身坐起叫道：「是妹妹嗎？」

那邊人影並不答聲，似乎正側目往崔澤這邊打量。崔澤忍不住又低叫了一聲：「妹妹！」語音嘶啞，

聲音更低。那邊的人影這才還叫了一聲：「哦，是我。你可是二哥嗎？」

崔澤這才聽出，果然是個女子，却不是陶師妹，乃是一個豫皖口音的女子。

崔澤心中一動，暗想：這是甚麼人？莫非是附近的女子？却不是魯西口音。莫非是……他茫然記得了，那仇人方鴻鈞邀來的帮手，確有二男一女，兄妹相稱，均在少壯之年，莫非這一個人影，真是那對頭的帮手，那個女強盜嗎？

崔澤記得李豹曾說過，那女子姓林，是甚麼黃河三盜之一，便漫然叫道：「你你你是誰？你可是方子才那邊那個姓林的女子嗎？一那女子聽出口音不對，便不答腔，急握兵刃反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崔澤年青，不知顧忌，便隨口答道：「我叫崔澤，你到底底是姓林麼？」

那女子果是黃河女盜玉玲瓏林萍，也是混戰負傷，突圍而出。當時在黑暗中，仇友不分，官賊不辨，彼此兵刃暗器亂舞亂飛，她雖然闖出重圍，却在左臂上，不知被何人的刀掃了一下，登時鮮血迸流，嚇得她也顧不得疼痛，一味抵命飛跑，仗這黑夜隱身，却喜跑出圍陣。可是她也和崔澤一樣，總覺後面有脚步声，似乎老有人追趕。她越發驚慌，一氣跑到這座樹林土崗的旁邊，這才放了心。回頭一看，已無追兵；她本入林歇息，不料力氣用盡，傷處失血稍多，這一放心，心氣往下一洩，再也跑不動了。只得倒在林邊崗後草地上，暫爲緩一口氣；本想精神略振，用絹巾囊傷上藥，無奈用力過度，這一倒下，四肢酸痛，混身一點氣力也沒有了，再也立不起來。功夫不大，她又聽見崔澤喘吁吁跑來。

她起初疑是官役追到，及至人影迫近，僅僅是一個人，當然不是官役。但是黑夜中辨不出是誰，也不敢嘶喚，惟恐是仇人，便思暫行躲避。只是精神尚未緩過來，混身依然酸軟無力；原想勉強立起身來躲避，又怕來人看見，只得伏身蛇行，往旁邊躲躲。不想她若不躲，還不致于碰上崔澤，這一躲恰巧崔澤正

遲料，兩人全是逃入林中。晏晏走到一條路上，一個伏行，一個飛跑，恰巧把崔澤絆了一個跟頭。崔澤登時吓了一大跳，林萍自己也吓了個不輕；兩個人都幼稚，都吓出了聲。等到雙方一答話，確知對方不是官差，她才放了心，想不到遇上了對頭。

玉玲瓏林萍會闖江湖，到底比崔澤心路來的快。她在方氏弟兄那裏，會聽說過崔澤，而且也會和崔澤動過手。現在她靈機一動，便想起了一個計較。她一面防備着崔澤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可是七雄那邊的崔澤嗎？」未等崔澤回答，接着說道：「我便是黃河三盜俠的玉玲瓏林萍，就是你說的那們姓林的女子。咱們全是爲友助拳來的，咱們可是素無仇恨，誰也不認識誰。到現在不幸我們遇上了官人，我們可要看開一點。我知道官差正在追捕你們，可是我也是綠林，也不願意遇見他們，惹出麻煩來。大概你是受了傷，我也是逃到這裏的；依我之見，你我不必尋仇，此地更不可留戀，咱們不妨合手一同逃走，彼此犯不上作對。」其實她有她的私心，她左臂受傷，動轉不得，想讓崔澤幫他一下忙，好脫離險地，至少也不要毀她才好。她的心情正是，「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」

崔澤聽完這話，一想有理。自己逃到這裏，人生地不熟，身子又負着傷。人在難中，原本盼望友黨幫助；玉玲瓏林萍和自己素來沒仇，她既這樣一說，正和崔澤的意思相投。崔澤登時滿心歡喜，實心實意的應道：「林姑娘的意思正和我一樣，我們全在患難中，正是同病相憐，應該互救。」他便勉強站起來，湊到玉玲瓏身邊。

崔澤因爲自己後背受傷，創傷的地方，恰巧左右手都够不着，雖有刀創藥，却不能敷上。現在歇了這一會，越發疼痛起來，深恐血液流的太多，想請林萍給他上藥。其實傷口雖涸涸出血，却不像他想像洩得那麼利害。他走到林萍旁邊，就剛淡的月影，低頭一看，這時玉玲瓏林萍強掙着說了許多話，稍一動轉左

臂，傷口便痛起來，不禁低聲發出呻吟。崔澤立在她身旁，她不禁抬頭端詳來人來歷。兩人目光相對，崔澤吃了一驚。借着星月之光，依稀看見玉玲瓏面容慘白無人色，渾身打戰，似比自己還痛楚。忙問：「林姑娘你怎麼的了，是不是也受了傷？」

玉玲瓏林萍疼痛難忍，也顧不得許多道：「我左臂受傷了，我右邊衣袋裏有金創藥，打算求你費心，給拿出來。」崔澤忙道：「原來你也受了傷，這不要緊，金創藥我這裏也有。姑娘可要我敷一點藥，纏一下傷麼？」玉玲瓏呻吟答應，右手拋過一條絹巾。崔澤剛要動手，玉玲瓏林萍忙又攔住道：「等等，咱們得打起個誓，誰也不許暗算誰。」崔澤道：「有理？」忙跪地仰天，發了誓願：「皇天在上，我崔澤和林姑娘化敵爲友，誓共患難，誰也不許暗算誰。如違此盟，天誅地滅。」說罷，也要求林萍起誓。林萍不禁羞澀起來，無法推辭，也只得照樣起來了誓：「我和崔澤化敵爲友……」說到友字，聲音低不可聞，下面的話，就照着崔澤的詞，說了一遍，崔澤這才釋然。林萍把左臂衣袖捲起來，懇求崔澤敷治。崔澤強忍自己的創疼，剛動手一摸林萍，林萍「哎」一聲，崔澤忙縮手道：「怎的了？」林萍呻吟道：「不要緊，不過碰了傷口一下。」復說道：「我怎的這麼糊塗！」問崔澤道：「你可有火摺子嗎？」崔澤一摸兜囊道：「沒有丟了！」

玉玲瓏林萍默然不語，伸手摸索半晌，掏出火摺，遞給崔澤道：「你把它點着。」崔澤依言，方要打開火摺，林萍道：「且慢。」伸手抓住崔澤的腕子，崔澤覺着她的手涼而滑潤，這一抓自己，反而似有一股熱力吸力，不覺心中一跳。林萍道：「你聽聽，是不是又有人跑來嗎？」崔澤側耳一聽，任甚麼也沒有聽見，便道：「沒有甚麼動靜啊！」

林萍道：「想是我耳聾了，不過這地方究竟不安。我想領你扶我到林裏去避避，似乎穩當些。大亮一

起，沒的把官差勾來，可不是要的。」崔澤點頭說：「是。」他雖然負傷，男子到底較有力氣，右手稍一用力，便扯起林萍。

玉玲瓏林萍止不住心中亂跳，覺有一股熱氣，由耳根燒到兩腮。實逼處此，無可奈何，扶着崔澤的手，兩人一步一步，跌跌撞撞，挨挨靠靠，摸黑徐渡到林中。崔澤忘其所以，儘走不休；林萍估摹外面看不見了，這才含羞帶愧，教崔澤止步。她就微呻一聲，擇了個地方，撥草倚樹下，然後讓崔澤重打閉火摺，他左手接過火摺，用右手拎起左衣袖，露出左臂的傷口，讓崔澤給她上藥。崔澤至此方看出她的傷比自己似乎重的多。當下細細給敷上藥，用她的絹巾裹好傷口，然後問道：「裹得怎麼樣？可緊不緊？」林萍低聲說道：「謝謝你！裹得很合適，我覺得此刻好得多了。」

崔澤伺候完了林萍，忍不住也說道：「姑娘，我也求求你！」林萍臉一紅道：「甚麼？」崔澤笑道：「姑娘也給我上點藥吧。」玉玲瓏道：「你也受了傷嗎？傷口在那裏？方才我怎麼沒看見。」崔澤道：「我的傷在肩背後，恰好教我摸不着。」說着轉過身去，一面打算褪下衣袖，袒背給林萍看。却是他的傷是箭射的，連衣衫都被射破，而且血液流離。玉玲瓏林萍借火光早已看清，到此不能袖手，誰讓剛才教人家給自裏傷來着。只可一手舉着火摺，幫助崔澤褪下一隻衣袖，露出肩背，細細的查看崔澤的傷口。她的手方一褪崔澤的衣袖和衣領，觸手處冰濕，復又血漬斑斑，染紅了一大片。不禁嘞了一聲道：「你的衣服怎麼這末濕，不淨是血呀。」崔澤答道：「方才急跑，汗出的太多了，大概血汗交流，不覺把衣服全弄濕了。」

玉玲瓏林萍一邊驗看傷口，一邊說道：「穿着濕衣服，上面有血跡，恐怕不好。依我看來，不如把它脫去。」崔澤哼了一聲，沒有答應，似有難色。玉玲瓏林萍道：「你可有絹巾，布條嗎？這傷敷完藥，還

得纏上，不然露了衣服，露掉了藥，」崔澤越發爲了難，半臉說道：「我那裏有這麼長的絹巾，布帶呢？姑娘你可有小手巾嗎？」林萍不覺囁的一聲低笑道：「沒有了。」林萍看他爲難，便替他念法道：「我看你穿在裏面的濕衣，有了這些血跡，也不能穿了；不如脫下來，扯成布條，裹上傷口。等到明天，到市上再買一件衣裳，不就行了。」崔澤喜道：「還是林姑娘想的週到，不過我的小包襖，剛才混戰時丟了，脫掉這件，我只好赤膊了，這如何使得？」

說着，面露窘態，眼望着林萍發楞。林萍忍不住說：「我的包袱裏倒有……」崔澤大喜道：「姑娘要有富裕衣服，請暫借我一件。這話一出口，林萍又爲難了。她倒確有白晝替換的衣服，更有一套男裝儒服，只是她有些顧忌，不願意把自己的衣服出借。她又看不得幼稚的崔澤如此受窘；默想了一會兒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倒有件小衫，只是你穿着不大合適。」

崔澤連忙說道：「合適，合適，姑娘你的身量和我差不多，將就着穿，反正比赤膊強。」玉玲瓏見他喉急的情，微笑道：「我們女人的小衫，你怎會穿着合適？」崔澤道：「那有甚麼法子，咱們不是身在難中嗎？」

林萍道：「得了，別說了，現在我先給你上藥裹傷好了。」遂給崔澤敷了藥，把崔澤的小衫撕成布條，代爲襟好。騰出手來，將自己的小包襖打開，提出一件小衫，丟給崔澤。崔澤千恩萬謝接了，往身上一穿居然很合適。喜得他連聲說道：「這件小衫原來不是女式，原來真像給我做的一樣。」林萍紅着臉道：「別費話了。」

他們二人這半天，彼此裹傷上藥，已將互相疑忌的心去掉，變成真心實意的患難之友了。

玉玲瓏林萍給崔澤敷藥更衣，此時火摺子，早已用完。二人的傷疼已經好多了，氣力也緩過來了。天

還沒有亮，二人無處可去，信步到林深處，找了個柔歌草地，相對坐下，一半休息，一半說起彼此的事來。

林萍漫問崔澤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崔澤道：「我原籍是南陽人，你呢？」林萍道：「我是直南大名，你在江湖上混了幾年了？」崔澤不大明白她說的是什麼意思，便答道：「我這是剛出來。」林萍微笑道：「你是剛出來的嗎？你和黑斑牛李豹不是一夥的嗎？」崔澤道：「不是的，我和李叔父是後碰上的，我是出來尋父的。」林萍一聽，知道他是初踏江湖的雛兒，便換了口氣問道：「你家裏出了甚麼事，你怎麼自己出來尋父？你父是和家裏生氣跑出來的嗎？」崔澤道：「不是的，你可知道南陽三傑嗎？」林萍道：「哦，南陽三傑，我倒聽人說過，是泥英雄了，其中倒有兩位姓崔，全幹鏢行。據說南陽三傑有二位已經故去，一位隱居了，莫非這姓崔的跟你是一家人嗎？」

崔澤年青，不知輕重，便道：「不錯，南陽三傑中頭一位崔豪，便是我的父親。」林萍道：「嗚，原來你是武林名家之後，可是你父親又是怎麼失蹤的呢？」崔澤嘆息一聲道：「我父親自從鏢局出事，復仇之後，便從南陽逃到異鄉，以後灰心江湖事業，便棄家隱居了，一直十來年，不知他老人家下落。我那時還小，武藝未成，直到最近，我們家裏人聽外邊傳說我父的蹤跡，已經有人曉得。故此我隨了我許叔父出來，一來尋父，二來到江湖上見識見識。」

王玲瓏林萍聽了，沉吟道：「你原來是初涉江湖，立志尋父。那麼你怎會得罪了官家，把你捉到獄裏去呢？」

崔澤搔頭道：「我也納悶呢，就是我跟你們要交手的那天，也不知何故，官差就突然闖上了我們。我要和他們講理，問他無緣無故，闖上我們做什麼？不想那撥官人真可恨，不容人說話，上來就打，叫着喊

着，咬定我是黃河大盜。我一生氣，拿刀刺傷了一兩個人；不意回頭一看，就剩下我一個人，我的許叔父，李叔父全不見了。我打算也要溜，一失神，就被他們捉住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在黑影中，玉玲瓏林萍，噁喇一聲，旋即捂着嘴說：「你這個傻瓜……」到底忍不住嗤的笑了。崔澤不覺糊塗了，忙問：「怎的了，我怎麼傻？」林萍發笑個不住道：「說你傻，你還不信，你幾時見過綠林人物，跟官面講理，自說不是強盜。你算是替我們頂了缸了。」崔澤接聲道：「但是我實在不是強盜，他們竟不分良莠！我如今回想來，果然我是受了你們的連累了。我被擒之後，那縣官認定我是黃河大盜，一死的問我甚麼劫案案贓物隱藏在何處，神手雁翎鏢周某是我的甚麼人，現在何處；問的我糊裏糊塗。原來就是你們幹的，拿我當了替死鬼了。」玉玲瓏忍不住又笑起來道：「大概是這樣的罷。」

崔澤想起受刑的苦處，同時也明白了林萍是甚麼人，不由心裏很不自在。他也沉不住氣，不知不覺帶出不滿意的口氣，道：「哼，你還笑，你替我想，我怎的這麼倒霉呢。甚麼劫贓的財寶，我一點也摸不清，我倒憑白的變成了越獄的黑人。許叔父也不見了，李叔父也沒影了，陶姨父，陶表妹也走散了，弄得我們生死離別，尋父的事也沒法下手了，更不能回老家見我母親。我一個人變成了逃犯罪人，我够多麼冤枉！」說這話越聽越不是滋味，側目看着林萍，再也坐不住，便要站起來，簡直把玉玲瓏看成禍水一般了。

玉玲瓏林萍在黑影中，也側目看着崔澤。見崔澤一個初入江湖的少年，只當自己兄妹劫了富戶嫁女的粧奩船，反到替自己打起墨悞官司，自己也有些抱歉。加以突圍後，倉卒遁避，深承他釋縛援手，她心中很有些感動。況且崔澤又是英俊少年，林萍又是小姑獨處，老實說，林萍此時方寸有些亂了。她不再諷笑

崔澤的默禱，反而憐憫他的幼稚。崔澤却越說聲調越大，似乎漸生悲意；夜幕沉沉，恍惚見崔澤身子一動，她猜想崔澤立起來要走，她忙用手一按崔澤的肩膀，不讓他起來，一面低聲言道：「你受着傷呢，別起來亂動，這回你受了許多苦處，也實在怨我們兄妹倆個。可是我們從前誰也不認識誰，我們也不是故意嫁禍給你，說實了，這是誤打誤撞，你也不能怪我呀。現在我們二人總算共過患難……」說至此接不下去了，半瞞才道：「況且我們越過了誓，我們不是化敵為友嗎？……可是的，你剛才說要尋父，可尋到了嗎？」

崔澤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我這不是剛出來尋父，就碰上這個霧官司了。」他還是有些不忿，雖然未生意，已經不願與林萍共語了。林萍却不肯放他走，忙道：「我說崔：你聽我說：你很有運氣，會遇着了，不然你再也找不到令尊的。」說到此處，心頭一轉，不再說下去了。她知道她這話可以打動幼稚的崔澤。

崔澤果然趕緊追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你可知道我父親的消息麼？」林萍淡淡的答道：「從前我倒知道一點，也不好清楚。」崔澤去志頓消，轉臉忙改口道：「林姑娘，你若真知道家父的下落，請費心告訴我。我出來這些日子，一點線索也沒得到；現在好了，姑娘你怎麼曉得的呢？你真曉得我父親的準確下落嗎？」玉玲瓏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我不過是無意中，從我哥哥那裏聽到，他和什麼南陽崔象有過什麼交代，細情我不太知道呢。」

崔澤大喜，忙說道：「原來令兄知道我父親，令兄現在那裏？好姑娘，請你給我打聽打聽吧。」又道：「姑娘想想看，也許你還記得我父親的落腳處。」玉玲瓏莊言道：「我知道的話，一定告訴你，可惜我當時是事不關己，滿沒留意。」又低頭略一尋思道：「你若願意跟我去找我哥哥，從我哥哥那裏，一定會

得到崔老鶴的消息。」

崔澤半信半疑，跟人家又沒有多大交情，不能一死的追問；他又尋父心急，只得摸稜答應道：「我倒願意隨姑娘去找令兄，只是我想等天明，找找我陶姨父，許叔父，」崔澤是想找兩個熟人，商量商量，或者一塊去。林萍當然不願意了，她道：「你不要忘了我的身分，我不願見那不三不四的生人，況且又是我的對頭，你若願和我去打聽崔老伯，你就是千里尋親的孝子，我當然不避嫌疑，給你幫忙，等到天明咱們可以一塊走。你要想尋找你的朋友，我可是不能同你去。我決不那麼傻，容易逃出來，再折回去自投羅網。你再想想看，官人正在捕捉我們呢！」又笑道：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怕我把你領到我哥哥那裏，把你給謀害了，那你就想錯了。方子才和我們兄妹不是一夥，只是請我們兄妹來助拳的，事情一完，也就各奔前程，誰也管不着誰。如今若是咱們倆一塊兒回去，自然是只找我哥哥，我對他說，你是我的……」說到此處驚地臉一發燒，自覺底下兩個字，沒法子措詞，朋友二字既不安，相好的三字更不行。遲遲半瞞道：「我只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還能把你怎麼樣不成？」

崔澤聽她妙語如簧，只痴痴得的聽着，又見她說話吞吞吐吐，忽然轉到「救命恩人」上去，崔澤依然不會理會。可是他害怕還黃河文盜四個字，仍不願跟林萍結伴，只囁囁說：「我怎會怕你謀害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我有我的考慮……」一連說了好幾個不是的，他也不知道怎樣說好了。

玉蕊聽林萍知道此時崔澤正打不定主意，不覺格格的笑了，立刻逼緊一步道：「看你這樣子，也沒有準的打算，你既想尋父，就該跟我走。我哥哥決不會害你，我也不是不讓你不找你的同伴，只是黑夜中四散奔逃，正如你我，不知誰碰到誰，也不知各跑到那裏去了。你就要找他們，也沒有準地方啊。況且咱們剛才交手的那座樹林，決不能再去，那危險太大。人生遇合很奇，成心找有時找不着，可是不定在什麼

地方，又碰上了。你莫如先跟我走，尋父總比找朋友強；過了這一陣子，你再慢慢打聽你的朋友的下落。」

繞來繞去，玉玲瓏林萍又把剛才的話覆說了一遍，更曉以留戀不走的利害，半虛半實的催催澤跟了她走。她自有她的深心，崔澤倉卒沒有想到。

崔澤尋思了一會，自覺林萍的話也是實情。自己初涉江湖，孤身一人，舉目無親；圖去尋友，斷乎使不得，真個是自投羅網。他左思右想，措身無地；便咳了一聲道：「沒法子，姑娘，咱們一塊走罷！不過令兄是真的曉得家父的下落嗎？令兄不致於岐視我嗎？」

林萍欣然得計，她所以力讓崔澤跟她走，一來她別有隱衷，二來她真有私心。實在她的傷很重，她又是女子，若沒有人衛護，一到白天，她簡直走不了。當下她連忙說道：「崔老伯的下落，我哥哥大概是曉得的，我哥哥也決不會岐視你，你放心好了。」却又說：「你也不必勉強，你若現在分不開身，以後再找我，我一樣的帮你尋父。咱們不是剛才都起了誓，從此化敵爲友。朋友有互助之誼，你無論何時，無論爲了何事，只要找到我那裏，我一定好好款待你，帮你的。」

崔澤道：「謝謝你，姑娘，我現在只好跟了你去，先找令兄，再打聽我父親。至於我的同伴，既然失散，以後再說罷。」

林萍欣然大喜，崔澤立刻要跟她走，她還沒有緩過氣力來。因對崔澤說：「索性等一會，現在天還沒亮，莫如歇够了，咱們再走。」又見崔澤心神不定，便引着頭和崔澤閑談。隨後崔澤轉問玉玲瓏的身世，玉玲瓏自承是直隸名武帥之後，故此隨父學了一身好武藝。父親死後，哥哥林文英自恃武功，不務正業，和一幫浮華少年往來，好色貪賭，將家業消耗垂盡。後來母親也氣病去世了，哥哥悔恨前非，立誓戒賭。又

爲了討債，跟素日交游的少年打了一場架，把那欠債的少年打得過重，昏死過去。他當時大膽，疑感自己斷斃人命，連忙奔逃回家，乘夜携妹亡命；流落在江湖上，免不了借武技謀食，接近了做私商的草莽人物。不久又遇到了年長藝精的雁翎鏢周金壽，也是亡命之徒，談起來武藝門戶相近，脾氣又相投，二人就先結拜，後結夥做了強盜。帶累得妹妹林萍也入了盜幫，時人稱他三人爲黃河三盜俠。這便是林萍已往之事。

玉玲瓏說起了自己的身世，不禁悵然懷恨，只因哥哥少不務正，弄得無家無業，淪爲綠林。現在兄妹二人相依爲命，涉想將來，何日是個了局？況且自己究竟是個女孩子，難道一任韶光虛度，做一輩子的女強盜不成？說着，不禁唏噓哽悲起來。崔澤聽得楞了，只得設詞勸解林萍，林萍方才破涕爲笑。因復轉問崔澤：「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？」崔澤答道：「我家裏人口很少，除了我父沒有下落，現下只有老母幼弟兩口人罷了，連我就剩三口。林萍笑道：「你的娘子呢，怎不說上？」崔澤不好意思的答道：「我還沒有成家呢，那裏來的娘子？」林萍笑道：「你多大了，怎麼還不成家？」崔澤道：「我不過二十一歲。」林萍笑道：「同我一樣大。」

第四章 萍水留情

兩人談了一會，回顧林外，天際漸現魚肚白色。林萍呻吟一聲，向崔澤道：「天快亮了，咱們得想一個脫身之計。你我衣服不整，口苦又不一樣，神情也不倫不類，又都受着傷；若不商量好了，彼此言語抵牾，要叫人起疑心的。」崔澤道：「姑娘你想法吧，我全聽着，我是怎麼着都行，怎麼着我都能闖出去。」林萍看着他道：「你口氣好大！你倒推了個乾淨，這是咱們兩人的事啊。咱們兩個人，有一個是好。」

，也可以推說一個得了病，一個是伏侍病的。偏偏咱倆都是病人，一塊兒哼着去投店，算是怎麼回事呢？你別儘一推六二五，單要我一個人。」

崔澤道：「姑娘，不是我脫懶，說真格的，現在我肚餓口渴，心裏發慌，身上很累，一點主意也沒有了。我只想找個地方，飽吃一頓，再睡覺，治傷還在其次。我不像姑娘你，好歹比我多出兩年門，在外面知道的事很多；請不要客氣，快想法子走罷。」林萍笑道：「你呀，真成就是了。」低頭想了想道：「我看咱們掙扎着出去，先到附近的村莊，設法買一兩套隨身的衣服，再買點兒乾糧水盃，打聽打聽路程，不休息，雇車先走，走出兩三站再說。你可記住，想往那裏去，先別說出真實地名來，必須說想反的地名。要等到走出去，再一站一站的改假地名。崔澤會意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林萍又對崔澤道：「咱們兩個人在一塊，可以說是……」忽問崔澤道：「你幾月生日？」崔澤道：「我是十月初一，什麼事？」林萍道：「我比你大三個月，道上咱們可以稱做姐弟稱呼。」又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可願意認我這個姐姐嗎？」崔澤道：「姑娘說那裏話。我正求之不得呢。」林萍道：「那麼你叫我一聲……」崔澤口羞不覺叫了一聲「姑娘！」林萍喊道：「甚麼？」崔澤改口道：「我忘了，是該叫姐姐。」林萍道：「怎麼又是該叫姐姐，這像甚麼話！」崔澤勉強叫道：「姐姐！」林萍很清脆的答應了一聲，道：「對了。」又還叫崔澤「弟弟！」崔澤也應了一聲。林萍不覺紅着臉一笑，道：「我們得叫順了嘴，路上才不致於出岔。咱們該走了！」崔澤應道：「咱們該走了。」

可是兩個人此時骨軟筋疲，依然動不了勁。玉玲瓏林萍看了看天氣，咳了一聲，竟側身倒在草地上，說：「我很難受，咱們再歇一會」。崔澤更是兩眼迷離，渴睡甚深，竟也頭枕樹根，不覺要睡着。那玉玲瓏林萍滿腹心事，雖然又疲倦，又痛楚，却神魂不定，不敢睡去。先抬眼望着天空，默想了一回；後來側

臥在崔澤對面草地上，暫爲休息。過了一刻，用右臂支頭，半欠着身子，兩眼凝望着崔澤，想入非非去了。

此時天漸破曉。太陽光尙未照到，看人已很清楚了。林萍偷覷崔澤，紅潤潤的一張臉，兩道長眉，眼睛微微閉着，睫毛很長。臉上雖然汗泥交雜，却顯出一般清秀稚氣來，頭髮也亂亂的，體格顯着非常的健實。一隻手做枕，一隻手直伸出來，臂上青筋暴露，顯見是練過工夫的人。玉玲瓏呆看良。臉上無端又發起燒來，身子不知不覺挨過去，停了一停，忍不住用手撫摸崔澤的頭髮，又輕輕摸崔澤的肩臂。忽然崔澤一伸胳膊，似要翻身。林萍忽想起崔澤背後有傷，恐他睡中翻身，壓了傷口，一把輕輕拉住崔澤肩膀，往後一按。崔澤呻吟一聲，從迷惘中驚醒，問道：「姑娘。怎麼的了？」

玉玲瓏見崔澤一醒，有些羞澀不安，忙解說道：「你看太陽都這麼高了，不要睡了，快起來趕路罷！」崔澤掙扎坐起來，摩擦雙眼，仰看天色道：「噯呀，怎麼睡這大工夫！」回頭看林萍道：「姑娘睡了嗎？」林萍不悅道：「怎的又這麼叫？」崔澤改口道：「哦，我忘了，姐姐睡了嗎？」林萍隨口應道：「我略略躺了一會，我的傷很痛；兩個人都睡着，我怕出岔頭。現在時候差不多了，故此叫你起來，其實我比你還疲乏呢。」

崔澤看林萍的面色道：「你臉上氣色真不太好，又沒有歇息，小心不要病倒。」說完站起來，打了一個呵欠，覺着精神力氣恢復多半，傷處也不很疼痛了。那玉玲瓏林萍聽崔澤說她氣色不好，伸手從萬寶囊內，掏成一隻小銅鏡子，對着一照。眼圈發青，姿容慘淡，病象已呈，混身更覺得難受。她究竟是個女子，不比男子結實，奔波半夜，通宵未眠，又受着傷，深夜風露侵身，自知病已纏身。以前是仗着奔馳之氣力助着，還不覺怎麼樣，被崔澤一說破，登時更覺得支持不住了。她皺眉說道：「我也覺得不大好，你挨

「快看，我頭上發燒嗎？」

崔澤真個伸手一摸，林萍頭上果然滾熱，慌道：「呀，熱，這可怎麼好？」林萍忙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大概是受寒了。你扶着我趕緊走吧，先離開這個地方，到前途再想法子。」

崔澤依言，扶了林萍，方走了幾步，林萍道：「且住。」回頭看了看，讓崔澤把血衣埋在深草土坑裏，看不見的地方，又往四週看了看，方才出林。崔澤道：「你真仔細。」林萍勉強道：「不得不小心。」二人徐緩出林，崔澤挽着林萍，林萍幾乎把整個身子倚在崔澤的臂上，真走到附近的村落，把崔澤直累出一身汗來。林萍固然邁步纖纖步履艱辛，口發微喘；崔澤也是帶傷的身子，咬牙強行。走了好久工夫，才走出一二里路，兩個人全暗暗叫苦。

兩人掙扎着，終於來到附近村落之前。鄉村中人都起得早，三三兩兩正在荷鋤下地，劈頭遇見這不倫不類的兩個人，衣履各別俱帶病苦之容，時候又在清晨，又不是本村人；這些耕地的人，不覺都要多看他們兩眼，露出驚訝意思。玉玲瓏覺得人們的眼光都像帶刺似的，釘到她倆身上，她才覺到局促不安，臉上漸漸的浮起一層紅雲，幾乎低頭不敢仰視。小聲對崔澤說：「不好，他們直看咱們，你走快一點吧，咱們不要投村莊，還是投市鎮的好。」

崔澤也正感覺不安，並且他還有官人追他。聽玉玲瓏一說，顧不得傷痛，也不敢進村療飢，掖定林萍，大踏步直走。走山數十步，林萍後悔道：「爲什麼方才不向人家問一問路呢？」崔澤道：「不是你讓我快走嗎？」林萍扯頭瞧着崔澤，笑道：「我忘了？怎麼你也忘了？好在前面有人，索性到前邊再問好了。」纖手一指面前的小路，道：「你看，那邊那不是又來了人，你過去問問；可別忘了咱們商定的話，可要說你我都姓林。」崔澤一怔道：「這怎麼講？」玉玲瓏道：「你好糊塗，你是越獄逃犯，若不救姓，倘

讓官人究詢着，一準追趕你來。」崔澤點頭稱是，讓林萍候在路邊，他獨自迎上去。

那迎面來的人，也是個荷鋤下地的農夫。崔澤忙見了個禮，道：「勞駕二哥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那農夫很奇怪的看着他，緩緩的說道：「這是三里屯，你老要上那裏去了。」這一下却把崔澤問住了，他本不認的路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往那裏去。柯柯的說道：「我我……」不禁回頭一看林萍，又與林萍相距稍遠。忽然他靈機一動道：「我本是要上石樓鎮，走到半途，不意遇見強盜，只顧掙命跑，便迷路錯到這里。這時候我連東西南北都說不上來了。」。他還要往下飾說，林萍看出危險，忙走過來，替他遮掩道：「謝謝你老，到石樓鎮可怎麼走？」農夫看着玉玲瓏道：「你們要上石樓鎮，應該往南走，若照你們這樣走，恰好是往北，越走越遠了。你們應該翻回去，由這裏往南，再往西，曲曲折折，還有四十多里路；才能到石樓鎮。最好你們是雇車去，若是步行，一準迷路。」說罷，上眼打下眼打量二人。

這一番話，說得崔澤張口接舌，沒法子更往北走了。還是林萍心路快，又謝了謝說：「哦，原來我們吓糊塗了，轉了方向了。這前面既是三里屯，三里屯可能雇車嗎？」農夫答道：「三里屯是我們這裏鎮甸，別說雇車，你要什麼沒有？」林萍忙道：「那裏也有店嗎？」農夫道：「有店。」林萍這才道了一聲勞駕，轉對崔澤道：「弟弟我們先往三里屯，雇一輛車再說罷。倘若那裏有衙門，我們也好報官。」

兩人別了農夫，你舊往三里屯走，那個農夫直望了她們好半天，方才走去。玉玲瓏低聲囑咐崔澤應變乏才；崔澤自承口拙，唧咕了一陣，兩人不由相視笑了。一時走到三里屯，兩人不敢再相攙扶，一前一後進了這座小鎮甸。吃了飯，先買了隨身換的衣裳，又買了乾糧水盞。崔澤看玉玲瓏燒得很利害，還強支着跟他買這個，買那個，就勸她住店歇息一天再走，或者找郎中吃點藥。玉玲瓏不肯道：「我那裏就會病死了呢，現在先逃命要緊。」執意快走不肯住店。崔澤扭不過她，一想也是實情，只得在小鎮茅店中打了個尖

抄本地歸中却是沒有，只有小藥舖的先生代看病。遂說了病情，買了一付成藥：在店中讓玉玲瓏先服下，彼此又互相裹傷敷藥。歇了一陣，崔澤出店打聽附近地名，和林萍秘書先奔錢編關，再繞道東行。重價雇了一輛轎車，讓林萍臥在車箱裏邊，他自己在外邊騎轎，曲折先往南走。玉玲瓏不放心，崔澤坐在外邊，怕他形踪詭異，招來官人側目，便叫他也進車箱，和自己擠坐在一處。小聲道：「你怎的這麼不小心？你是黑人，怎能露面？況且你也受着傷，也未得休息。車裏寬綽，你也歇一會吧。」崔澤依言，進入車內，兩人相挨相靠，半坐半臥，擠在一塊；又放下車帘，而對面望着，都有點不好意思，一時敘客不語。那趕車的做了一個鬼臉，揚鞭趕馬，喝聲：「嚙吁！」那牲口立時拖車走起來。牲口疲老，土道不平，把兩人顛播得不時磕頭碰腦，飢膚相親，氣息微聞，兩人羞羞慚慚，相視苦笑。好容易走出一站，地名是郭家店，二人下車投店。這郭家店舖戶稀少，還不如三里屯熱鬧；可是林萍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天也晚了。進了店房，按胞姊弟的宿法，找了兩個單間，賃了被褥。玉玲瓏一見床舖，急忙爬上去一躺，不禁嘆呀了一聲，頓覺混身酸軟，頭昏眼花，一疊聲呻吟起來。崔澤也是疲累不堪，坐在一旁，皺眉問道：「你覺得怎樣了？可是傷口痛嗎？」林萍搖頭道：「傷口還不礙事，我只是感冒，我想還得吃點藥，發發汗才好。」當下兩人強撐着，從新換藥裹傷，幸有自備刀創良藥，居然沒得破傷風。跟着林萍又倒下呻吟，身發高熱，鼻塞氣粗。崔澤皺眉着急又要出去找郎中，那知道這連藥舖都沒有，更不用說醫生了，崔澤搔了半天頭，只得找店家，打聽了個偏方，打算叫林萍服用。林萍不肯服，只命他弄碗薑湯，趁熱喝下，便倒頭睡覺下了。

林萍似乎翻騰了半夜，崔澤也未睡好。崔澤要過來看護她，她滿面含羞，執意不肯；及至崔澤躺下，又聽她在隔壁不住嘆喲眼看拆騰到天亮，崔澤疲極入睡，玉玲瓏却又咬牙拚扎起來，催醒崔澤，算還店錢，共換登車，緊往下一站趕。

這樣一天一夜，玉玲瓏林萍的病，不得休養，真個越來越重；迷迷忽忽，抓住崔澤的手，小聲央告道：「你可不要丟下我自己定啊！你救了我，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，我一定幫着你……」說的話很可憐，神情尤其可憐；把個初出茅廬的崔澤，竟弄得十分不忍，連自己的疲勞都忘了，一心要把這患難中相逢的女流救活治愈。他那裏知道，這中間林萍頗有幾分做作！

可是崔澤到底也是個少年男子，正當慕少艾之年，縱然已跟表妹陶秋玲訂了婚，此刻面對這病西施的玉玲瓏，終不免怦怦動情，陶秋玲年歲還小，一派天真，很多女孩兒嬌痴態度。玉玲瓏林萍跟胞兄浪跡江湖已久，涉世甚深，年近花信，對待崔澤，輕顰微笑，很有幾分攬縱手段，崔澤不覺為她所惑。

玉玲瓏林萍扶病趕路，身在轎車中，依然拉着崔澤的手，教他和自己面對面，體臥在車箱裏面。有時車一震動，林萍把顆頭兒栽在崔澤懷內，崔澤越神情踉蹌，她越挨擠擠擠，借若有病，故作痴迷。悵悵自怨自艾：這一路奔命借逃，及至落店，她又歇語乞憐，把個崔澤磨得神魂顛倒，險些支持不住。

終於兩個人來到鐵驢廟，地距石樓鎮已遠。玉玲瓏把一雙星眸，半睜半閉，對崔澤說道：「弟弟，我實支持不住了。我看這地方很僻，又不是奔河南的大路，我想在這里好生歇一夜；就便找個郎中，切實給我診診，只是我又不敢拿自己一個病身子，累你沒完沒了。弟弟你可能下車進廟，替我找一家大些的店房嗎？你你不要丟下我這個苦命女子，自己個拔腿一走呀，你好友給我請個郎中。」歇歇的總說着這樣的話，滿臉裝出無可奈何。其實崔澤並沒有丟下她單走的意思，她故意把自己放在零丁無助的淒慘情況裏；暗用情絲萬縷，把崔澤俘虜拴住。果然這些話，迫得崔澤再三惴惴起誓：「你放心。我既然說定，彼此患難相扶，我怎能在你病重時候，丟下不管？你不要多慮了；你病得這樣，我一定陪侍着你。就是你病癒，我還要借重你引見令兄，打聽家父的去向，我怎能半途而廢呢？你千萬放寬心，我決不偷走。我這就去找

店，你在車上歇着吧。」

崔澤跳下車，剛要步行覓店，那車夫搶着發了話：「客人，慫何必下車找店？我就認識一家大店，我可以把車一直開到店房，豈不省事？」崔澤說道：「這也好！」玉玲瓏慌忙從車箱探頭道：「不不不，弟弟，你就在這裏，把車打發了罷。我想起來了，這地方還有我一家親戚，我們可以投奔他去。」

玉玲瓏竟自己掙扎下了車，從身上掏出銀錢，開發了車夫；又恐車夫動疑說閒話，多多的給了賞錢，然後叫過崔澤，教他攙扶自己步行進街。可是這車夫得了錢，照舊也要馳車進街，玉玲瓏緊走幾步，嬌呻一聲，停住了脚步。張眸一尋，路旁恰有一塊大青石，悄悄對崔澤說道：「弟弟，你扶我到那邊歇歇罷。」

崔澤暗暗點頭，明白了林萍的意思，一聲不響，將她攙扶過去。直歇了半頓飯時，見那輛車去遠，玉玲瓏往四面一看，方才說道：「弟弟咱們進街找店吧。」崔澤忽然失笑道：「你不是說這裏有親戚可投嗎？」林萍微微一笑：「你不要嗚我了，我那是騙車夫的。」又皺眉道：「我現在簡直更糟了，四肢無力，腳底下沒根；弟弟你慢慢的扶着我走。我們進街要多加小心，我們起初只顧躲避官人，繞道而行，躲着往豫西大道是對的；偏生走到這鐵鑪關來了。是關就有卡子，我們可要加倍留神；不要教卡子上的官人，把咱們扣下才好。」

兩人相扶相掖，來到鐵鑪關前鎮甸內；行人漸多，都拿眼隨着他倆，他倆又不由心中發慌。這些過往人倒不是看出二人形似逃犯，也不是看出兩人類似私奔；只因兩人俱都面色憔悴，又都年青，衣履又不像難民，人們覺得稀奇，以爲這是害瘟病夫妻倆，免不了要多看他們幾眼。他們心中有病，竟不敢再攙走着了。進了鎮甸，打聽店房，找到一家大客棧，兩人進去投宿。

王玲瓏一到后房，便往板床上一躺，低聲說道：「我真受不了了，你趕緊給我請一個好醫生來罷。」說完，吁吁帶喘，雙眉緊蹙，似有淚容，崔澤看着她，燒得兩頰迎紅，神情如此悽苦。又想她跟自己萍水相逢，扶病同逃，靠着她久涉江湖的經驗，模樣打算的都週到。若不是她，也許自己回去尋友，重蹈險巇，而且茫茫大地，自己孤身一人，無處投奔；既不認得路，又不認識人；既不敢回家探母，更不知往何處尋父，想到此處，本是他搭救林萍，現在他倒感激林萍，做他良伴，代他設謀，他的同情之心油然而起。不但不嫌累贅，反湊近林萍，拉住她的一隻腕，婉聲道：「我就去請醫生，我一定好好照護你，你不要難過，你還想吃甚麼東西嗎？」林萍看他拉住自己的手不放，心中又不由怦怦跳動，同時覺得臉上發燒。却也任他扯住，並不回縮手，衝崔澤陪笑低聲道：「我不想吃甚麼，我只是混身疼，你快去請醫生吧。稍為好些，還得趕路呢。……」又道：「弟弟，你這人太好了，此我親哥哥還虧記我。」

崔澤被她這親暱口吻，也說得臉紅，口裏答應者，用手摸了摸她的頭，還是燙手；見她亂髮拂面，便把他乘下的頭髮擡上去，說道：「林姐姐，你太已的……你真……」下邊不知說什麼好了，忙一轉身走出去，向店家打聽醫生去了。林萍目送他去遠，不覺忘形欣悅，怔了半晌，雙眸一閉，棺然深思，漸覺心頭惺忪，迷迷糊糊竟自睡去。

不多一會，忽地驚醒睜眼一看，崔澤還未回來。她忽然慌張起來，翻身欲起，不料頭方一離枕，立刻天旋地轉，滿眼金星亂迸，登時急出一顆汗來。心想：「我都睡了一覺了，崔澤怎麼還沒有回來？莫不是又出了差錯，莫非是他嫌我累贅，棄我而去了嗎？」其實她睡了不過頓飯時間，醒來自己覺得時候很長。林萍却想不到這些，睡在床上，展轉著急。她自從在林中，與崔澤盟誓共患，知道崔澤尚未婚娶，又是武林名家之後，她便對崔澤用心謹絡，說了許多有作用的話，要把崔澤拴住，她竟想到了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一

片苦心整個撲到崔澤身上了。可笑崔澤也已陷入情網，猶不自知，居然相信林萍的假話，要跟她去尋父。殊不知林萍所說她哥哥知道崔豪的消息，那全是哄騙崔澤的謊言。

她當時惟恐崔澤仇視自己，再不然捨己而去，這都對她不利。她這時見崔澤久出未歸，漸漸的焦急起來。忍而又忍，再也忍不住，到底把店家喚來，盤問崔澤到那裏去了？走了多久了？店家答道：「那位林客官剛出去，沒有半個時辰，大概是找郎中去了。你老有事嗎？」林萍稍稍放心，道：「現在什麼時候了。」店夥答道：「現在未牌不到。」玉玲瓏沒話可說，尋思一回，又問店夥：「這裏可有好郎中嗎？離這裏很遠嗎？」店夥說：「有郎中，離這里不算太遠。」林萍道：「那裏他怎麼還不來呢？」店夥道：「那誰知道啊，也許郎中出診沒功夫，那位客官等著他呢。」說得她不言語了：遣去店夥，臥在床上，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門口。自悔不該讓崔澤出去請醫生，應該該叫店家去請。

過了半個時辰，方見崔澤陪了一個白髮子醫生回來。玉玲瓏深吁一口氣，趕緊放倒身軀，閉上眼又縮在床上。崔澤先讓醫生坐下；自己走到床前，看了看林萍的神色，輕輕叫了一聲。林萍這才慢睜二目，如夢初醒，衝他笑了笑。崔澤便將手巾包打開，內中是些鮮果，先給林萍剝了幾個果子，送到口邊，林萍閉着眼睛嚥了。隨即請郎中過來看病，那白髮郎中診了診脈，看了看舌苔，由崔澤帶着，又驗臂上傷處。崔澤已對郎中說過，接胞姊住娘家，中途遇盜，負傷受驚；這郎中問罷病情，便評斷道：「這病是受傷驚吓，失血過多，又中了風寒，便加上勞碌傷神，病看着很重，大致還不甚要緊。只怕好得慢些，服了藥，只好靜養，吃點滋補東西，有一個來月準可痊癒了。」說着，索紙筆開了藥方，付過馬錢，郎中自去了。崔澤打發店家去抓藥，一面把醫生的話告訴林萍，林萍倒欣然聽。只有崔澤總說這必要養一個月，她却十分發愁，可是他一面發愁，一面也覺得欣幸似的。坐在玉玲瓏林萍身旁，先給她削梨剝皮，後又打開自己

的小革囊，檢視出奔時所帶的散碎銀兩，已然寥寥無多，連十兩都不到。遇仇突圍時，他不幸忽劇狂逃，爲圖輕鬆，將包袱棄掉，整身銀錠，白晝的衣裳，全部失落了。他坐在桌旁，不禁面對桌囊歎歎發怔，玉玲憐憫臥床頭，見他發愁，就柔聲問道：「澤弟弟，你那是幹麼呢？」崔澤回頭答道：「你沒聽郎中說麼，你的病很得養些日子，我看我的錢够不够用？」

王玲憐林萍暗暗感動，陪笑道：「錢够麼？」崔澤遲徊答道：「够罷，我想熬到你的病好，錢總差不太多。可惜我帶的金珠銀兩，全在背包裏面，拴在馬鞍上了；那天逃的慌，棄馬步行，沒顧得解下包裏，我身上就剩下點散碎銀子了，好在我還能想法。」林萍忙道：「錢的事你用不着着急，你沒有，我有哇。我那包袱裏有六十兩紋銀，還有兩個金錠，一副金鐲子，一些別的，我衣服裏還有，你先把銀子拿出來罷。」崔澤應了一聲，說一等用的時候再取罷。」林萍道：「咳，你的錢，我的錢，不是一樣麼？你怎麼還跟我客氣！」立過崔澤解包袱取銀，崔澤笑着不動，林萍咳了一聲，故意合頓道：「你就是這麼不聽人的話！」賭氣似的爬起來，自將包袱打開，把大小兩錠銀子丟給崔澤。又信手把那兩個金錠，一對金鐲取出，怒着嘴向崔澤說：「澤弟弟，你來！」

崔澤笑着走到床前，玉玲憐一拍床沿，又一驚嘴。崔澤忸怩的坐在床沿邊，看着林萍道：「姑娘，甚麼事？」林萍佯怒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崔澤忙叫道：「姐姐！」林萍一推崔澤道：「我那裏配呢？我不過是個女江湖，你是名鏢的大少爺！」崔澤笑道：「配，配，我父親也幹過綠林，咱們都一樣。我是長這麼大個子，頭一回有姐姐，叫着不順口，慫讓我就練練！」故意一字一頓的又叫了兩聲：「姐姐！」林萍也笑了。

林萍把金錠金鐲擺弄給崔澤看，隨取一隻鐲敲在自己腕上，看了看，笑了笑；舉着那一隻金鐲，悄教崔

潤伸出左胸，親自給崔澤戴好。崔澤剛要張嘴推辭，玉玲瓏斜睨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不許你推辭！難道連姐姐的這點念想，都不肯受麼？」

崔澤舉着手腕道：「我……」

林萍道：「你怎麼樣？乖乖給我戴著。又不是私贈表記，這是姐姐認你這個弟弟給的一點贈禮。」說罷，又翻檢包袱，打開一隻硬木小匣，內中是一對玲瓏玉環佩。林萍拿出來，給崔澤道，說是：「這東西也算是無價之寶。弟弟，我留下一件，這一件送你，將來給弟婦戴。你可以告訴她，某年某月，在患難中認了一個苦命的義姐，是這義姐贈給你們夫妻，做個紀念的。」說着，無端嘆了一口氣，自將那一隻玉環佩裝好揣起來，把這隻仍裝在匣內，連匣塞在崔澤掌中，力逼他收起來。

崔澤這受贈物，不敢奇拒，稍爲帶出辭謝的意思，林萍便愴然欲淚。崔澤輒頭領受，半晌說：「你這是怎的了？把你心愛的東西，全分給我一半，豈不教我沒法酬謝？」

林萍道：「咳，弟弟，只要心裏有我，我就感激，用不着你還禮的。」

崔澤道：「不然，常言說禮尚往來；姐姐給我留念想，我也應該有點東西回敬才對。」

玉玲瓏剛要搖頭，忽又轉念，面露喜色道：「弟弟說的也對，我不要你的貴重回禮，你不妨隨便給我留念想。」

崔澤欣然說道：「是啊！我總該……」說着探手一摸衣兜，不由站起身來，來回打旋，他身上一點零碎飾物也沒有。木桃之報，竟無一物可酬。搔頭說道：「這怎麼辦，姐姐肯收了，我又……」順手探懷，忽然摸着一物，摸索着拈出一看，哦，那就是未婚姨表妹陶秋玲送別時，悄悄贈給他的一個羊脂玉雙魚，上綰同心結子，另外還繫着一個荷包，內裝張天師避邪護身符，原是繫在貼肉衣鈕上的。崔澤睹物思人，

不覺發愣，站在床前，半晌沒有言語。

玉玲瓏林萍側身托着腮，凝望着崔澤問道：「弟弟，你那是甚麼？」

崔澤道：「唔，沒有甚麼！」

林萍欠身坐起，兩眼釘着崔澤笑道：「你過來，讓我看看，也不要緊的呀！我曉得了，那一準是你相好的送給你的小玩意兒。」向崔澤連連招手道：「過來，過來，讓姐姐開開眼，我決不告訴別人的。」

崔澤紅着臉說道：「你不要胡猜，這是，這是……家裏人給我戴上的，我倒忘了。」他年青而嫩，當不得玉玲瓏頻頻催促，摘下荷包，遞了過去。玉玲瓏接來細看，把病痛全忘了。

孜孜的研究着，看那羊脂玉雙魚，雕鏤古樸，頗似漢玉，倒是那隻荷包綉上精妙，紫地金線，這面綉着荷塘雙鴛鴦，那面綉著「長勿相忘」四字，嗅了嗅很香。林萍看呆了，陟有一股幽怨之氣，充滿胸間，身上一陣酥懶，呻吟一聲，重就臥倒，手裏仍捏着那玉魚和綉荷包。

但是她立刻醒悟，臉衝崔澤一笑，徐徐說道：「我倒看不出弟弟你會扯謊……嗚呀，我這功夫又有一點不得勁，腰眼有點疼。……弟弟，我問問你，你說實話，這荷包到底是誰給你製的？是你的娘子，還是女相好的？弟弟可別多心，我是好打聽明白，我決不是嘲笑你。他這手捏着荷包，那手自己捶腰，一臉笑容，可忍不住哼呀，似乎累了。」

崔澤這時候，心上比她更亂，一路亡命，渾忘了舊情，此際陟地想起了未婚妻陶秋玲。昔日同堂習藝，情好甚深；月前自己誤落法網，更承陶秋玲遠道來援。監中相看，默默含情；既訂婚約，心心相印。頃刻來避捕出奔，中途失散，只願跟這個玉玲瓏周旋，還兩天竟把陶秋玲忘了，自己未免太對不住這個未過門

的愛妻。

他自己默想着，不禁偷瞥了玉玲瓏一眼。玉玲瓏長身玉立，細腰纖足，水伶伶一對大眼，於艷冶中透露英爽。現在臥病，形容憔悴，可是她那潔白的肌膚，婉然像個玉人，本質是够美的。尤其迷人的，是她那眼波四射的一對鳳目，忽然含情媚如嬌花，忽然挾刺冷如霜刃，輕輕把人一瞧，每每看的你心跳。表妹陶秋玲就跟她截然不同。陶秋玲嬌小溫柔，既多情，又稚氣，是個很活潑的女孩子。跟崔澤愛好做親，訂婚之後，依然打頭碰臉，每逢偷偷背人相會，低言悄語，情致纏綿，含羞帶愧，依依婉戀；和玉玲瓏相比，她是另有一種闌閨中動人風格的。崔澤將新來比故，深感到魚與熊掌，兩美難兼的况味了。

那床頭臥病的玉玲瓏林萍，就像窺透了崔澤的心計似的。當下不說甚麼，只向崔澤力索雙魚，作爲紀念，崔澤絕不肯給，她越要得緊。弄到最後，她到底撒嬌撒賴，把那羊脂玉雙魚強行扣留，將護符荷包擲還；崔澤竟無可奈何。

玉玲瓏在店中病了七八天，崔澤也就服侍了七八天。她起初沉重，漸次輕減，暗地照鏡自照，覺得憔悴容顏稍稍復舊，對鏡自憐，心涉遐想。又將息了幾天，這一日試着下地走動了一回，覺得氣力也恢復了。乘崔澤不在面前，起床對鏡，梳髮飾容，薄薄的敷上脂粉點上口紅，自照芳容，微微一啣，暗暗想好了。一個好主意。等到崔澤從隔壁過來，便拈了一塊金錠，叫崔澤去到街上兌換現銀。崔澤看了她一眼忙說：「你那六十兩銀子，還有許多，何必又換這個？」玉玲瓏笑道：「呆公子，我們該預備走了，我們還坐那轎頭碰頭的破驢車嗎？你可以拿這金子和那銀子，買兩匹好走馬，我們可以騎着馬赶路。」

崔澤道：「這個，我那能淨讓你破費？」林萍鳳眼立刻凝寒，做出不悅，却又撲嗤笑了，說道：「澤弟弟你一張嘴，就跟我兩個心。別說咱們倆已經結爲姊弟，就說你救了我的命，治好我的病，我是不是也

該報答你這位恩人？你是逼着我，天天向你感激話罷！想不到很漂亮的一個人，把錢看的這樣重，又是甚麼破費了，真教人……哼！」

崔澤被擠的沒話講，笑着說道：「你的病沒有好利落，你也不應該騎馬呀。」林萍皺眉道：「好孩子，別和姐姐抬杠了，你就依着我辦去罷。」

崔澤搖頭微笑，拿了金銀，立刻去到街上買馬。好容易選中兩匹良駒，付價牽回店中，交店夥拉到馬棚；他自到房闌，報告林萍。不想他剛邁進屋門，玉玲瓏林萍慌慌張張跳下床來，一把抓住崔澤，拉到床上，掩了房門，低聲說：「弟弟，不好，我們趕快逃走罷。我們的形跡大概叫地面官人看出來了，剛才兩個個人來查店，把我盤問了一個夠，……」崔澤吃了一驚，往四面一看，忙道：「那麼我們現在就走！但是，姐姐的病……」林萍皺眉道：「我的病不要緊，逃命要緊！」崔澤嘆了一聲，回身就要去牽馬，却又站住，臉一紅向林萍說：「我還沒有買鞍轡呢，我就買去。」

林萍不禁失笑，忙從包袱中又取出一錠金子，交給了崔澤。崔澤立刻上街，買來兩全副鞍轡；立刻收拾着要走。玉玲瓏道：「弟弟不要慌，明天再走，還成。」崔澤一度下獄，怕打官司，連忙搖頭道：「官刑的罪不好受，我們還是趕緊走罷。」林萍道：「還不致於那麼緊，地面狗腿子不過是犯疑罷了，我們可以賄買他，拿錢堵他的嘴。你沉住了氣，凡事有我呢，我自信比你在行。現在就走，不早不晚的，我們準趕不上站頭，半路上更打累墜。」

她到底阻住崔澤，她自然沉的住氣，因為她這番說辭，又是一篇謊話。

常晚算還店賬，次晨兩人策馬登程；打算由等鐘關曲折回走，橫越姑射山，東奔鎮城。逕入冀南，這便是玉玲瓏規劃的行程，明爲相幫崔澤尋父，其實是投奔她的盜巢。遊行數日，這一天行近姑射山麓，到

一片荒林無人處，林萍口稱疲乏，教崔澤一同下馬，入林小憩，擇一隙僻處，拴好了馬，兩人倚樹并肩而坐。林萍悄對崔澤說：「你猜地面上怎麼犯的疑？」崔澤道：「我不知道啊。」林萍低頭說：「大概是因爲你我喬稱姊弟，可又口音不對：店夥動了疑，告訴了地面，地面這才盤詰我。你猜他們盤詰我甚麼話？」

崔澤道：「你沒有告訴我，我怎麼知道？」

林萍越發低了頭，面含一片嬌羞；似乎無地自容。崔澤瞪着眼釘問她：她張嘴要說，又復吞吐，良久才拿手捂着臉說：「他們把咱們看成……咳，你叫我怎麼說？」

崔澤故作懵懂，依然釘問，玉玲瓏林萍側身附耳說道：「他們說咱們倆口音不同，必非同胞；他們說你是我的……男相好的，她們說我是你誘拐出來的！教人這麼胡猜，我往後可怎麼做人！」說着，似乎萬分慚慚，把頭竟傾在崔澤肩上，櫻口微喘，直不勝情。

少年崔澤也不禁呼吸短促，臉泛紅雲，那隻手不知不覺伸出來，微挽著林萍的一隻手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何必這樣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當親姐姐看待；我如有惡念，教我……」剛要往下講，林萍歌歌的手掌掩上來，堵住他的嘴，低言悄語道：「弟弟，我不光是怕聽這種語，我還想到你我二人姊弟相稱，照樣惹人動疑……弟弟，你如果不嫌棄，如果不耻笑，我打算跟你改了稱呼。你看行嗎？」

崔澤恍然大悟，心中一跳，忙問：「改甚麼稱呼？」

林萍斜睨他一眼，似嗔非嗔，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你原來也這麼壞！你說改甚麼稱呼呢？」

崔澤不由笑了，然而他是男子，有些個話到底不敢由他出口。林萍被逼無奈，只得低頭嚬臉微動朱唇，輕輕說道：「我不要叫你弟弟了，我要叫你哥哥！道上真沒有法子，只好假裝你的妻子！」掙扎着說出

這話來，嚶嚶一聲，把顆頭索性藏在崔澤懷裏了。崔澤隱隱聽得她心裏撲登撲登的跳動；他自己也情不自禁，心旌不已，手却上來，將她的粉頰攪住。兩個人相倚相偎，好久好久！

玉玲瓏林萍和崔澤，終於在石樓山荒林而萍水結緣，在姑射山荒林而飄飄走情。

這一對孤男怨女，如醉如癡，在林間樹下，纏綿繾綣，竟忘日影之西移。後來還是他兩人騎的那兩匹馬，拴在一顆樹上，忽然咬起架來，亂踢亂跳；林萍騎的那一匹，居然扯斷韁繩，出林遊走起來，這才把一對愛侶從情夢中驚醒。崔澤首先叫了一聲，慌忙站起身。玉玲瓏鳳目含情，眼波如醉，仰臉望着崔澤叫道：「弟弟，……不，哥哥，是怎的了？你跳起來，幹甚麼？」崔澤向外一指道：「你不見馬要跑掉嗎？」追出林外，把馬捉回，拴在另一顆樹上，返身仍到林萍面前，臉上很有點訕訕的，看着林萍嬌慵的樣子，徐徐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該走了罷？」

玉玲瓏含羞帶愧，把崔澤掃了一眼，趕緊低下頭，忽又囁嚅笑了起來。忽然又抬起頭，向崔澤微蹙着眉峯一皺道：「走……咳！怎的我身上一點勁也沒有？」掙扎着要起來，剛剛欠起身，又撲地坐下了；臉上做出沒奈何的樣子，真似力不足以運肢體，張着兩手，變辟帚出求助的意思來。崔澤會意，忙伸手拉住她的手臂，慢慢把她拉起。玉玲瓏嬌呼了一聲：「多謝！」身子一栽，似要跌倒，却把身子栽到崔澤的懷裏。

又過了一會，崔澤悄聲說：「看晚了，註不土店，咱們上馬吧。」玉玲瓏點了點頭，渾身倦態可掬，靜等着崔澤拉過馬來，扶她上去，她這才慚然一笑，接住了韁繩。然後崔澤也解韁帶馬，飛身上去；各將馬輕輕一揮，兩匹馬並肩疾走下去了。雖在馬上，玉玲瓏依然挨挨靠靠，恨不得跟崔澤共騎一匹馬才好。崔澤少年面嫩，見路上行人時向他倆側目，低罵林萍，檢點形骸，不要過於忘情。當下兩人直到天黑

，才到靈芝山，是某射山根一處小鎮地名雙羊屯。

除了雙羊屯鎮鎮甸，崔澤允下馬，問路賃店，找到了一家店房。玉玲瓏林萍也下了馬，店夥就要牽入馬棚林萍道：「且慢，你們這裏有好房間嗎？」店夥回答，很有幾間空房；上房三間，耳房一個單間，現在全沒有住客，玉玲瓏林萍面向崔澤澤說：「我們就住單間罷。」她這意思，既然喬裝夫婦，夫婦當然同房。她這主意自然是一種誘惑，崔澤澤到底踟躕不安，說道：「上房既然空着，咱們就住上房好了。」玉玲瓏轉身背對着店夥，眼睛着崔澤澤的臉，露出怨怪之意道：「你怎麼又擺起譜兒來了，住上房得花好幾倍的店錢。」口裏說着這樣的話，不住衝崔澤澤眼色，她的手直銳崔澤澤，她似乎一定要住單間。崔澤澤到底拉不下臉來，說道：「住上房罷，究竟上房要乾淨些。」店夥當然歡迎客人擺闊，也忙揮言道：「上房又乾淨又寬綽，比小單間強多了。那小單間又小又潮濕，裏頭只有一副小床，剛能睡下一個人。」

崔澤澤到底強勁着林萍，跟隨店夥，到三間上房去了，牲口另由一個店夥牽入馬房。崔澤澤來到上房，玉玲瓏臉上紅紅的，懶快快的，也跟到上房。崔澤澤拂去身上塵土，在明間坐下，吩咐店夥點燈，打盥水，泡茶，預備飯，賃兩份舖蓋。店夥答應着出去了。玉玲瓏一直趨入暗間，也不攪土，往空板床上一坐，包袱丟在一邊，粉項低垂，盤起腿來，咬着指甲，一聲也不響。

崔澤澤明白了，她這是生了氣；忙湊過來解釋，林萍還是不言語。隨後店夥端來燈，打來洗面水，崔澤澤親自給她捧了一把熱手巾，她這輕啓朱唇一笑。拭過了臉，茶也來了，崔澤澤又給她斟茶。等到店夥離開，玉玲瓏低聲抱怨崔澤澤道：「我們爲了提訪官人打眼，才喬裝夫婦；那有夫妻餉分住三間屋子的道理？你是糊塗啊，還是討厭我呢？」

崔澤澤笑道：「我實在不好意思，……我又是個男子，那麼一來，怕招惱了你，惹得你睡不起我。」

不過，喬裝夫婦要裝得像，就住在這屋裏也有辦法。回頭被誰買來的時候，咱們可以當著店夥的面，把被褥舖在一個床上。等到關門睡覺時，再拿開它，也就朦朧得過去了。」林萍哼道：「你的心的不乾淨，所以才怕嫌疑。我是只知道避禍，我心上不愧，我用不著避嫌。」

說著話，店夥把買來的兩被褥拿來了。林萍又瞞了崔澤一眼，直個做出小夫婦的模樣，在一個床上，舖上這兩份被褥，而且是並枕同眠的樣子，就拿包袱代枕。又當著店夥的面，說了一句：「你在床外頭睡吧，還是我在床裏頭。」背了店夥，向著崔澤做了一個頑皮的巧笑。

於是兩份客飯也端上來了。崔林二人果然對面坐在桌旁，像伉儷似的，由妻子給丈夫先盛飯，然後妻子送了陪著丈夫吃。——兩個人這樣半真半假的演戲，自以為是做給店夥看，其實林萍另有深心。兩個人都有點害羞，以為店夥看不出他們的心。那知這些開店的，閱人多矣，冷眼早已看出兩人的尷尬情形。因為從來小夫婦都是背著人表示親暱的，他二人却當著店夥，做出來「聚案齊眉」。然而開店的是不管稽查帶或私奔的。

到飯後，約在二更時分，店家拿著店簿子進來，要登記客官的姓名來路，玉玲瓏掩著臉說：「我們姓林，他是我的丈夫……」這句話就太古怪，跟著說：「他叫林澤，二十一歲，河南人。我叫林崔代，也二十一歲，也是河南人。我們是兩口兒出門探親謀事。」嘴像炒豆似的，一口氣說出履歷來，惹得店家直拿眼瞧她，她也覺得不是味，可是話已經說出口，嚥不回去了。假如真是兩口子，無論如何，這番話是難做丈夫的說，現在反到由女人說來，那店家當然覺得古怪了。他們無非是交待公事，問完了，也就照樣寫上，然後告辭出去。

崔澤眼看著屋門，聽店家腳步去遠，向玉玲瓏吐舌道：「姑娘，你的話說得太急了……」玉玲瓏狠

狠釘他一眼道：「甚麼姑娘？」崔澤道：「哦哦，我忘了，是姐姐，哦哦，叫姐姐也不對，應該是妹妹！」氣得玉玲瓏把身子一扭，噙的笑起來，指著崔澤的鼻子，申斥道：「你把姐姐妹妹全叫到了罷，你太難了！」

崔澤低笑道：「妹妹，我告訴你，人家真正兩口子，也不叫哥哥妹妹，也不叫姐姐弟弟。人家真正的少年夫妻，男的管娘子叫：「喂，我說啫。」女的是管爺們叫：「啫，我說喂。」從來沒有稱呼哥哥妹妹的。哥弟姐妹那是兩個情人調情的稱謂。」

玉玲瓏一聽這話，把纖手一揚，做出要打人的樣子，道：「好你個澤兒呀，你佔我的便宜！你欺負我罷！我們一個姑娘家，受傷害病，實在沒法子，才賴給你，求你搭救。那知道你年紀雖小，人小必大，淨想佔我們的便宜，拿我們當妻子，還不嫌够本，又拿我們當情人了！你你你……」說著，身軀一扭，走到床邊，臉向裏一坐，掏出手巾來，捂住臉，雙肩一聳一聳的，似乎氣哭了。

崔澤十分懊悔，慌忙挨過來陪罪，一口一個姐姐的叫著，玉玲瓏只是不依。其實喬裝夫妻，原是玉玲瓏的主意，她現在倒歸罪於崔澤；崔澤打算辯解，又怕臊著了她。正自無法；忽聽玉玲瓏堵著嘴說話，聲音聽不清楚。崔澤俯身湊過來聽，玉玲瓏突然一笑道：「不許叫姐姐，要叫妹妹！」身子一轉，那隻手把崔澤一推，却又一拉，雙目含情，衝他一笑。崔澤這才明白，她這是嘲自己玩。這時候崔澤已被他引逗得方寸大亂，所有家中的母親，無下落的父親，離散的師友，甚至於未過門的妻子，全都想不起來了。可是良知猶在，心神十分不寧，不住的警告自己：這是個鋒芒畢露的女盜，不好惹，惹不得！然而她：「竟這麼漂亮，這麼媚氣多情！」

玉玲瓏林澤却也把親胞兄，同夥盜友，全丟在腦後，心中只結計著眼前這個沒閱歷，易駕御的英爽少

年。她的心也很亂，反覆想到的是：救命恩人，終身大事。她自己給自已辯解：「我應該報恩！」究竟崔澤的行爲算不算救命，她並不推諉，也不想推諉。她心中難過的是：崔澤這麼大了，怎麼會沒有娶親？假如他家中已有妻子，那麼自己：「可怎生報恩？」

他們吃飯時已將二更天了，飯後轉瞬便到三更。林萍整腿坐在明間屋的燈前，賊珠一轉一轉的，痴然凝想。崔澤偷看了她好半晌，眼前忽然泛出陶秋玲的影子，嬌小玲瓏，活潑可愛，是另一種風格。他暗暗搖頭，把那兩份被褥，取過一份，舖在另間房中那具床上。然後偷看林萍，皓白的臉孔映帶紅霞，似嗔似喜，眼角不時的偷睨著崔澤，口唇微動，要說話，到底沒說出來，把頸頭低下去，眼險下垂，看著自己的腳。似乎深思愈遠，忘了身旁的崔澤。

林萍本是病體，這時他似乎不累，依然對燈枯坐。崔澤反到支持不得，微打呵欠，悄叫：「啊，妹妹，該睡了罷，天可不早了。」玉玲瓏把眼一睜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你困，你先睡罷，我還要出去趟。」緩緩的下地，似乎上廁所去了。

崔澤又體倦，又心亂，只得到西暗間去，和衣而睡。少時聽見林萍推門進屋，到西暗間門口一探頭，飄然回身，似乎到東暗間去了。桌上的油燈，也忘了吹熄；崔澤過了一會，重新下地，止了燈亮，回房登床，伸臂長打了一個呵欠，便要入睡。

屋中燈光已滅，窗外映進月光來。這時正是七月十二三，月亮又亮又圓，發出清輝；屋中一片漆黑，外面燦現銀光。崔澤強遏著心情，努力尋夢；本來很困，竟展轉睡不熟，心倒浮燥起來。

過了快半個更次，崔澤兩眼炯炯的，心似油煎，嘗到了倦極失眠的滋味。心想：「我這里睡不著，這在那邊不曉得睡熟了沒有？」打算過去看看，又很胆怯；心神一領，耳朵聽過去了。

夜靜聲清，耳畔分明聽見：是女子竊竊啜泣聲。這一定是林萍，「她爲甚麼哭？」崔澤再沉不住氣，欠身坐起來，側耳潛聽，聲音來路很奇怪，不在東暗間，泣聲很近，似乎就在門外。

崔澤非常納悶，跳下地來，急往門外探頭；果然是玉玲瓏，倚在暗間門邊，臉兒對著牆，一手抱著頭，抽抽噎噎的哭泣，崔澤很是驚訝，猜不透她爲何故傷心？莫非是「怨恨我待她舉動輕薄，懊悔她自己行止不檢，有失國範，跟我親狎了？」想到這一點，似乎近情。崔澤忙湊過去，一曳林萍的季，豎撫林萍的頭，低聲說道：「姐姐，不，妹妹，你哭甚麼？可是怪我失禮嗎？」

林萍扭臉向他睇了一眼，依然掩面欲泣；又似怕房外店家聽見，將一塊小手絹堵著嘴，仍用牙齒咬著，雙肩起伏聳動，更加委屈起來了。崔澤張惶無措，手撫她的肩頭，低聲央告道：「妹妹，不要哭，妹妹不要哭，你爲甚麼難過，請你對我說。」

玉玲瓏把臉躲著崔澤，還是悲泣不住。

崔澤想：她一定是嫌自己少年輕薄，悔本身處子失檢了。那撫肩的手不覺垂下來，微退一步，不敢再偎靠著她。用一種謝罪的聲口，向林萍懇求道：「妹妹這實在怨我，剛才白天是我一時昏迷，不合跟你親近；妹妹，你饒恕我罷。這實在因爲妹妹太信任我，妹妹又如此美貌，我年青把持不住，以致犯過。妹妹怨過我這一遭，以後我再不敢胡鬧了。以後我一定把你當同胞姊妹看待，皇天在上，我知道必改；以後我如再敢欺侮你，教我……不得好死！」那林萍喘了一半，淚下愈多，還沒容他把「不得好死」四個字說出口來，她就突然轉身，給崔澤跪下了。

她跪在崔澤的面前，雙手抱著他的腿，哭道：「哥哥，哥哥，你錯會意了！我是恨我自己！哥哥在我身上，治傷，醫病，救命，我感激還感激不過呢！只是我，咳，我從來守身如玉，想不到在你面前這樣出

醜，哥哥你一定看不起我。但是……」

林萍這樣的跪地陳情，崔澤大出意外，要拉她起來，要陪她跪著，兩腿被她抱住，竟不能動轉。現在林萍果然是憐情自愧了。崔澤立刻繃然，頓時動憐，這才敢依身動手，掖著林萍的雙肋，把她便抱起來，曳到西暗間，放在床頭，做出撫愛小孩似的姿式，把她的頭扶放在枕上（就是枕著的包袱）正要側身旁坐，用好語溫慰。不料林萍渾身顫戰，一任崔澤擺布；雙手却抓住了崔澤，不容他直腰。崔澤竟被一拖而倒，趁勢歪在林萍身畔。

林萍竟嬌呻一聲，翻身一滾，像小鳥似的藏在崔澤懷中。雙手上抱崔澤的脖頸，滿面淚痕，澀聲哭訴：「哥哥，你不知道我們女孩子的心事。我這傷病差點死了，你竟比我親哥哥還疼我，我是恨我自己沒法子報答你，又恨自己把持不住。哥哥，你你你恥笑我嗎？我雖然不幸，被胞兄拖到綠林，成了一個年青的女賊，可是我無日無時不想掙扎出來。我在江湖上也獸子這些年，可是凡事都和胞兄一塊做，我從來沒有隻身一個人單闖過。我是這樣的謹守著良人家姑娘的規矩，我至今還是個處女。我已經二十一歲了。我敢對天盟誓，除了我胞兄，除了跟你，再沒有跟過別的男人打過交道。就是跟你，起初我也把你當做敵人，想跟你動手。那時我在林中，初遇上你，我自料必死在你手。那知你竟這麼大仁大義，儘不肯殺害我，還可憐我受了傷，把我救出來。我的一條性命，就是你再生再造的。你實在是我的大恩人。不但救了我的命，你還保全了我的貞節。……」

玉玲瓏偎在崔澤懷中，且哭且訴，說得崔澤滿面通紅，自愧難當盛譽。手拍著她，低聲囑道：「別說了，別說了，妹妹，我從前待你怎樣，今後一定也待你怎樣。」

玉玲瓏此時衷情大動，一定要訴說：「哥哥，我心上難過，你一定讓我說完。……我們迷在鐵籠關

，當時負傷受風，發癩病重，我夜夜提心吊胆，怕你欺侮我，污辱我。我再想不到你如此年青，竟如此正派，對我一點邪的歪的也沒有，你真就那麼教護我，愛護我，……哥哥，你你不要恥笑，我可就真真的動了心了。」

崔澤道：「哦！是在那里嗎？」

玉玲瓏很羞愧的點點頭，接著說：「是的，我由那時就動了心。哥哥，我至今還是個好姑娘，我從來沒有挨過一個男子；可是我竟在負傷後，抱病時，無可奈何，賴上了你。一個少女，一個孤男，同患難，共起居，一塊混了這麼些天，哥哥，我沒臉另嫁別人了。……今兒個，在白天，在那荒郊林子裏，我跟你說的那些話，跟你做的那些事！都是我試探你的！可是做的太過火了，近乎無恥了，回想起來，真把我羞死。可是我沒法了，我只能跟你，再不然就是一個死。我是感你的大恩，敢你的人品，……我也不害羞了，……我更愛你這個人。我只好把我這個身子報答你，不管你愛我不愛，嫌我不嫌。你若不鄙視我，我願意起誓做你一個貞節順從的妻子。你若家中有妻子，我想你一定有，我情願做你的姬妾，做你的侍女，那怕是你的情人姘婦呢！你肯要我，我嫁你；你不要我，我也……今晚我也要把我的身子給了你，那怕明天我自刎！」

說到這里，竟嗚嗚哭起來了，一面哭，一面說：「誰教我遇見你這個冤孽呢，我沒有法兒了，我認命了。在錢罐關，你沒有乘我病重糟塌我，現在今兒個，我沒臉沒臉，自己個送上來了！哥哥，哥哥，我的心逼著我這麼做，我也顧不了許多，你你你收下這個沒廉恥的女人罷，再不然，你拿刀把我殺了！……」於是她把腮裏靈情傾吐，甘爲情死；忽然止住了悲哭，破涕爲歡，衛崔澤很柔媚的一笑，然後緩緩就

這時正是七月十二三日的子夜，月色皎然，照入店房，淡淡的月影，依稀映見了王玲瓏林萍，面色蒼白，渾身抖顫，隱隱聽見她心頭小鹿怦怦狂跳不休，帶出了銷魂模樣。崔澤抵不住這如花美眷的移岸就舟，頓覺體熱如焚，心房狂跳，陷入了不克自持的境地。他一言不發，以行動作答；輕輕牽住她的雙頰，款款的給她一個熱吻。這一對痴男怨女肌膚相親，呼吸緊促，渾忘了身外一切，開始了他們的露水因緣。

王玲瓏宛轉承歡，如不勝情，竟雙眉緊蹙，嬌呻低喘，恍如依人的小鳥，被俘的小羔羊。崔澤十分憐惜，環抱低呼道：「妹妹！」林萍面眸微閉，也輕喚了一聲：「哥哥！」一個縱情施愛，一個喘息漸驟；崔澤輕憐密愛，忍不住低聲又問：「妹妹，你覺得怎樣？」林萍閉目搖頭，衝他一笑；崔澤似已體知她的處女苦，輕輕說道：「妹妹，看你這個樣子，我們休止罷？」王玲瓏覺得崔澤欠身欲起，竟睜開了眼，雙手撲過來，悄悄微語：「不，不！我不要緊，你不要管我。哥哥，你不知我是怎樣愛你，你只不嫌棄我，我就死在你手下，我也情願。」把崔澤一拉，意思是教他續尋歡愛，只管盡情。

崔澤不堪她這樣徇情媚己，很熱烈的吻著她，真個恣情蕪好起來。……王玲瓏初說強持，漸漸難忍，漸漸呻楚不勝，纖腰轉側，雙足不住的伸伸縮縮，兩隻手也忽然緊抓著崔澤的肩背，忽然緊揪住被單，挨到末後，竟扯過被單，用口咬著被角，不使呻吟之聲外透。崔澤到此，欲罷不能，頓忘了風狂雨驟，嬌花欲悴，一陣急劇，一陣緩鬆，終於於情潮高漲，漸超休歇。王玲瓏方才鬆口，吐出被角，長呻了一聲，低問道：「哥哥，好了罷！」崔澤喘笑著點頭，依然留戀不捨。林萍竟用手一點他的額角，嗚呼輕輕吐嬌音，微微怨言：「你還沒有够嗎？你瞧瞧！」把崔澤的手拉來，教他試摸自己的臉。這才摸出來，王玲瓏滿腮淚痕，滾濕了用以代枕的包裹，而且通體浴汗，把貼身小衫幾乎濕透。喘息著說：「哥哥，想不到你竟這麼狠法！剛才差點沒把我疼死過去！」崔澤很抱歉的說：「你怎的不早告訴我？你剛才說不要緊，我只

當是真不碍事呢。」林萍皺眉笑道：「我原看你這麼貪戀我，我不忍打斷你的高興。誰知後來越熬越熬不住；尤其是你末了那一陣子，你一點也不管人家的死活，一陣陣抽瘋，恨不得把人家吃了。害得我上氣不接下氣，身子幾乎教你揉散了。幸虧挨過那一陣子，就停住了；你若再開一會兒，我真要喊饑命了。」連連搖頭道：「我原想洞房花燭多麼歡快，那知我們女的這麼吃苦！」說著忍不住嚙啞的笑了。

崔澤也不禁漸然失笑，把她攪了過來，并肩共枕，要向她溫存愛撫，又要問她女人們到底是怎樣的吃苦？林萍含羞不說，推他一下；扭轉身子，悄悄收拾了一回。這才回身，把頭枕在崔澤腕上，喝喝綿語，訴說這愛情第一夕的苦樂。

房內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，戶外秋光漸轉朦朧；鷄聲鳴曉，條到黎明。玉玲瓏林萍姑娘竟滯留枕褥，不能起床，勉強走下來，幾難舉步，更不用說騎馬趕路。一對情侶竟在這僻鎮逆旅，帶留四五日，方才登程。却是剛越過姑射山，到達趙城縣，他們倆又在店房逗留了六七天，被崔澤一再催促，玉玲瓏林萍方才懈快快的上路。她向崔澤又笑又惱的說：「你簡直是鐵打的心肝，你不知道我們的罪孽！」

第五章 新歡舊好兩難忘

三個月以後，崔林二人雙跨征鞍，到達了黃河北岸冀南高村地方，這便是黃河三剽盜的別巢。玉玲瓏林萍引領她的情侶，喬稱「恩公」，去見她的胞兄林文英。玉玲瓏向崔澤說好，見過林文英，打聽出崔家的跡迹，便先相携探母，以新婚夫婦，行廟見禮；然後她再以新婦相從夫婿出去尋父。崔澤無可奈何，暫且答應了，暗打著走一步，算一步的主張。

却不料林氏兄妹驟然會面，便起了衝突。林文英惱恨妹妹無恥，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怎的竟帶來這樣

一個少年男子，還敢喬稱恩公，況且又是對頭？

林文英是個粗魯漢子，他並不問問：妹妹逃避官人追捕，遭受了甚麼困苦，反而痛責她不合把個野男子領到秘窟來，萬一這野男子貪賞賚底，衝仇報官，豈不壞了全夥大事？事情倒也有他這一慮，話却說得大駭。玉玲瓏十分羞憤，抗顏辯詰：「你把妹妹已經領到賊盜幫裏了，你還嫌不丟臉，你又糟塌你妹妹淫奔？你還算是人嗎？」

林文英大怒，兄妹頂嘴，由頂嘴動了刀，盜幫舊友慌忙勸開，却是種種情形都被崔澤當場看見了。崔澤勃然大怒，抗聲喝道：「林寨主，虧你是個男子，你說出來的話，不但侮辱了你同胞令妹，你更把我姓崔的作踐得不堪！告訴你，是我在患難中救了你令妹！你令妹當日憑一個年青女子，負重傷，患重病，看看垂危。是我一念不忍，把她救活；實逼處此，同居四個多月。你令妹自覺少女孤男，相處日久，爲全顏面，爲保貞節，這才委身相從。並不是我姓崔的一定娶你一個強盜妹妹，你明白，是你妹妹定要嫁我。我本無意高攀，我家中自有嬌妻。你不要誣人太甚，別了，別了，我看你這混帳東西怎生安排你這一奶同胞的妹妹！」

崔澤大罵著往外闖：林文英被罵得兩眼如燈，滿面通紅。怪叫一聲：「好你姓崔的小子，你可把我罵透了！」急掄利刃，奮身尋鬥。那邊玉玲瓏幾乎氣倒，哀號一聲：「死去的爹娘，你不看看你這苦命的女兒了！」刷地拔出劍來，就要橫劍自盡，被身旁一個少年盜夥橫身奪住。她就銀牙一挫，大哭大叫，撲過來向胞兄狠狠撞了一頭。

兄妹二人動手抓搔起來，一失神，坐令崔澤傲然闖出了盜卡，一去無踪。他悵然的擺脫開新歡，將去追尋舊盟。

一年以後，雁翅鏢崔澤尋着了亡父崔豪的遺骨，得以歸葬祖茔。同時，更與母親胞弟骨肉重逢；爲了避禍起見，他們不敢再在豫魯卜居，他們遠遠的遷到直隸省的冀州城。他的姨父陶元偉，携帶眷屬，也遷到冀州城。他的未婚妻陶秋玲姑娘當逃難時，始終未與她父陶元偉失散，現在也就重與未婚夫婿完聚了。獨有崔澤的父親，柳林七雄和李豹諸人，訪聞已經更名避禍，逃到宣化府；他們宣化府不久也鬧起一番事變。

崔陶兩家原是最至戚，況又親上做親，現在他們仍然同住在一箇村莊。崔氏娘子見長子崔澤失蹤一年多，居然把亡夫崔豪遺骨尋回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又很憐受。便向親家陶元偉提說，要給崔澤吉完婚。陶元偉當然答應了，又過了一年多，給亡人崔豪補穿了兩年孝；服滿，這才擇吉辦事。崔澤把這自幼相親相愛的姨表妹陶秋玲娶了過來，男觀女愛，另有不同。

在陶秋玲乃是積年相思，一旦得償；洞房中一任夫婦撫愛，含羞帶愧，連頭也不敢抬。在崔澤却是曾經滄海，又做新郎，不由得想起了在姑射山那段露水因緣。他看著秋玲姑娘這樣含情眼，萬種嬌羞，一任夫婦輕狂逃遁，她總是低垂雙眸，躲躲閃閃。雖然她死轉曲從，不敢過分拒絕崔澤的眷戀，可是有時囉唆過甚，她竟很羞惱。她的柔媚的意態，跟玉玲瓏的熱戀大不相同。便是她少年時那種活潑嬌憨現在也沒有了，現在她全然是個端莊的少婦。甚至於成婚逾月，崔澤要撫摸她裙下的雙鈎，她總是含噴帶笑的躲避。有的時候，竟把崔澤招急了，像捉小雞似的，硬把陶秋玲抱住，跟她吻聽接唇的，她那時必然閉上眼，臉漲得通紅，身子仍然往外掙。

崔澤覺得沒趣，有一天夜間，竟饒著陶秋玲，責備她無情。陶秋玲倒也無言可答，只說：「怪害臊的。」又央告丈夫：「晚上隨便怎麼鬧都行，你不要大白天憤，跟我們動手動腳，够多麼不好意思。」崔

澤不由得想起了玉玲瓏，以爲玉玲瓏雖涉輕狂，却雅有情趣。恨得他激說秋玲：「你簡直成了木頭了，怎麼再這麼古板，我不愛你了。我有一個女相好，比你有趣的多的。她真是個風流多情的女子，我教他怎樣，她就怎樣；挨挨靠靠，偎偎抱抱，總伏著我。那像你這麼呆氣！你再惹急了我，我找她去了。」

秋玲瞪他一眼，低笑說：「你找她去罷，誰攔著你了！」陶秋玲不信丈夫另有情人，她以爲他是故意的逼著她放浪。秋玲小時雖然活潑，自經禍變，久與崔澤離別，受母教董陶，把個性子變得幽寂凝重了，而且她天生喜靈藉纏綿，不喜歡夫婿這般恣縱。她只願深閨無人時，與夫婿握手談心，含情相對；至於硬把她抱在膝上，偎腮探懷，總覺那是侍妾女伎的流風，做少奶奶的決不該那樣。何況她又上有婆母，她不敢專討丈夫歡心，惹得婆母嘖怪。——她的環境的確與玉玲瓏不一樣，當然表示情愛的形式也不同了。

崔澤好像真生了氣，說道：「你惹急了我，我真去找我那個情人去，你可不要後悔。」

陶秋玲低笑道：「我不後悔，你快去找罷。」爲了安慰丈夫，她悄悄把自己的腳翹起來，輕輕放在丈夫的腳面上，微微踩了一下。這時夫妻倆正在深閨，又值深夜，陶秋玲只可讓步，讓丈夫順心些。果然，她的纖足剛剛一登，立刻被崔澤攔腰抱起，探手握足，比量尺寸大小，又緊緊一捏，陶秋玲不禁皺眉道：「慢些！」崔澤滿心歡喜道：「原來你的腳比她的還瘦呢。」

陶秋玲一面掙扎，一面說道：「你說我的腳比誰瘦！」

崔澤笑道：「就是我那個女相好的。看來你的腳樣很好，又瘦又尖，不過你太不會修飾。」陶秋玲笑道：「張口女相好，閉口女相好，你不要扯謊罷。你是逼我由著你性兒鬧，你又有女相好了！現在我由著你鬧了，你又誇起我來了。」說着把腳一縮，崔澤突然把秋玲抱到了床上；秋玲不禁紅了臉道：「你你你

，點著燈，又要發瘋！」崔澤笑道：「我那女相好，頂喜歡點著燈跟我逗。你簡直是木頭，我還是找她去，她處處比你風流放誕。」秋玲掩耳道：「願意投，快找去，我就不會放誕。你說話，老是這一套，也不嫌貧氣！」

夫妻倆說這玩話，不料隔日不久，真個的玉玲瓏林萍突然登門找上來了！

自稱是崔澤之妻，患難成婚，中途失散，現在特來拜見婆母，懇求破鏡重圓！

偏生崔澤剛剛出門，玉玲瓏林萍竟由陶秋玲娘子延見盤話。兩個女子全會武功，各以崔澤的元配自居，口鋒舌劍，越說越擰，公然動起手來。陶秋玲非常動怒，罵林萍無恥，「我丈夫從來是正派人，跟我自幼做親，那有女賊妻子！」玉玲瓏原已揣知崔澤定有元配，她本以外室自居；不意陶秋玲性子儘管柔知，一旦妬情生噴，想起了丈夫的變言，再也按納不住，立逼林萍出去。她曉得林萍是黃河三盜之一，她逼嚇林萍，一不再走，就交官治罪！」林萍不肯走，冷笑說：「你們也是劫牢反獄的罪人！」對峙著這個一推，那個一掙，兩人終于動起拳頭來。

林萍身上帶有兵刃，她不肯鬆下毒手。她只和秋玲肉搏。陶秋玲如何敵得過她，只二十餘合，便被打倒。陶秋玲愧忿已極，回身撲奔屋中，取了崔澤的兵刃，照林萍狼狽刺去。林萍大怒，忙抽劍相拒。只十餘合，陶秋玲的刀被踢飛。陶秋玲往旁一跳，待發暗器；那知林萍身手極快，趕上來又一脚。把陶秋玲踢倒。一脚踩住腰，把劍放在陶秋玲脖子上，喝道：「我殺了你罷！」……這時崔家的人，早已飛趕出去求援，崔陶兩家相距甚近，陶元偉如飛馳來相救，崔澤逼一步也已趕到。陶元偉連刀如風，救了女兒，殺得林萍大敗。玉玲瓏林萍奪門而逃，碰見了崔澤。見面大喜，連聲悲呼，剛要上去。陶氏父女已雙雙追出。玉玲瓏抵敵不住，崔澤難作左右袒，玉玲瓏衝崔澤慘叫了一聲！「濤哥哥，你想死我了！我……」還要

往下說，陶氏父女大罵：「無端女強盜！」連連發出暗器，把玉玲瓏打得如飛逃走。陶氏父女還想窮追，見崔澤面目變色！再三攔阻，勸秋玲回去；父女二人轉移了對策，立刻叫著崔澤一同回轉，向崔澤窮詰這女盜的究竟。

崔澤面紅耳赤，只得扯謊。不說自己救了林萍，反說林萍救了自己，「治傷，侍疾，禦侮，到後來：」陶氏父女忙問：「到後來怎麼樣？」崔澤沒法子，只得說：「後來她還要我娶她，那時我正患傷寒病，沒有辦法，只可答應她。」

二人聽罷，陶秋玲又氣又妬，衝崔澤直哭，說：「剛才那女子辱我太甚，澤哥哥，你得給我報仇。」陶元偉見女兒生氣，忙設辭安慰她幾句，急急出離崔宅，窮搜了一回，到底沒有搜著林萍的蹤跡。主即打定主意，次日接女兒住娘家，便低低告訴女兒防禍患，制情敵的秘第，一須要小心備禦女盜，「怕她暗算你！」二不要苛責夫婦，恐其爲叢厥雀，反而逼得崔澤眷戀女盜。又把一種厲害暗器，授給女兒，囑她隨時防害。秋玲潛將天婚屢誘女盜多情之事，先訴她父；她父便教她曲媚夫婦，攻心爲上；旋又面見女婿，用好言激動，教崔澤看在夫婦之情，「務必保護小女，分別要教她受了玉玲瓏的暗算。」

陶元偉設計很周，那知變出意外。玉玲瓏並沒有乘虛潛入室夫人之心，反有向秋玲姐姐乞憐求和之意。

玉玲瓏深知陶氏父女全是行家，不敢在冀州逗留，當日她便遠遠逃出數百里。直隔過三五個月，料想陶氏父女必不再防，她這才翻然又到，乘夜潛入崔宅，暗用薰香，把崔澤，陶秋玲夫婦薰了過去。然後撥門而入，倚主床頭，拋起帳幕，把這仇讎一看，不禁酸淚紛紛而下。

她已熟知崔宅人口無多，她竟非常胆大，把屋門重門好，把燈弄得半明半暗，竟將赤裸裸的陶秋玲拖

出被外，掬到隔空，仍用被蓋好，却在她頭前插上一把刀。然後回轉床前，手取冷茶，含在口中，照崔澤一噴，停得一停，她公然解衣登床把崔澤往那邊一推，居然佔了陶秋玲的地位，裸體鑽入被內，把崔澤一抱。不大功夫，崔澤蘇緩過來，可是神志仍未清醒，陡覺懷中女子偎腮接唇，委身相就。崔澤昏迷中，只當是陶秋玲，便低叫了一聲：「妹妹，你想我了嗎？」林萍默然不語，兩人竟款洽起來。

却是陶秋玲和王玲瓏，這兩個女子的情調，截然不同。陶秋玲一向被動，從來沒做過女求男的事兒。崔澤忽然覺出：今日的妻子與常時有異，是這麼狂歡熱愛，全然自主，恍忽像在姑舅山雙羊屯。他不禁吃驚道：「玲妹妹，怎麼今天你也開通了？」王玲瓏只是不語，崔澤已然睜開了眼，借燈光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：「噢，這不是你！」

王玲瓏竟緊緊將崔澤一抱，悲呼道：「澤哥哥，我是林萍，我找你來了！我離開你，一點活味也沒有，澤哥你把我殺了罷。」伏在崔澤身上痛哭起來。

雕翅鏢崔澤駭然大震，把身上的林萍一抱，一翻，翻在身底下，突然坐起，張目急尋。哎呀一聲道：「你你你，你把秋玲弄到那裏去了？你把她殺了嗎？」

林萍仰面在床，被崔澤按住。林萍苦笑道：「你們還是夫妻，不錯，我把她殺了！」

崔澤陡然一瞪目，切齒發怒，手如利劍，立刻又住林萍的咽喉；更閃目四顧，要尋找秋玲的屍體。厲聲斥道：「林萍，你把她弄到那裏去了？快說！不說，我掐死你！」

林萍已被他掐得喘不出氣。但她並不抵抗，只一指外間屋，慄聲道：「外頭屋呢。」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林萍崔澤赤身跳下床頭，撲過去一看。陶秋玲身覆著紅綾被，沉睡未醒，面色似乎蒼白，却在頭前明

晃晃插了一把刀。崔澤驚惶萬狀，連忙推一把，叫一聲；陶秋玲呼吸重濁，一聲不响。崔澤驚憤，急掇被驗看，陶秋玲皓白如玉的肢體，竟無血跡，也無傷痕，分明見她胸前一動一動，似乎沒死。崔澤神智稍清，伸手拔刀，要找林萍。林萍已然只穿小衣，戰抖抖的尋了過來。崔澤舉刀比著她，她一點不怕，搶上來，撲登的跪倒在崔澤膝前，抱腿哭道：「哥哥，我沒敢殺陶姐姐，我是來尋找你，我是來求陶姐姐來的。哥哥，你跟陶姐姐說罷，我沒安壞心，我死也不走了，我情願跟你們兩口子當奴才，你們還不要我嗎？」

玉玲瓏竟這樣屈己徇情，匍匐求愛。崔澤不禁矇目失措，回念前歡，惘然不忍，很憐恤林萍這段痴情。倉卒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就強扳面孔，呵斥道：「你不要打膩歪，給我滾起來，把秋玲趕緊治好了！」玉玲瓏諾諾連聲，爬起來又哭又笑道：「哥哥你可是應許我了，回頭你可替我央告陶姐姐！」立刻動手把秋玲治活。

她和崔澤是怎樣哀懇陶秋玲，陶秋玲肯否答應，仰或到底拒絕與否，那是另外一件事了。讀者不妨意會，不妨鑒空虛構。若願看團圓劇，那就教她們「床聯三好」；若喜歡悲劇，那就再教她們激起情場的如爭寵！

